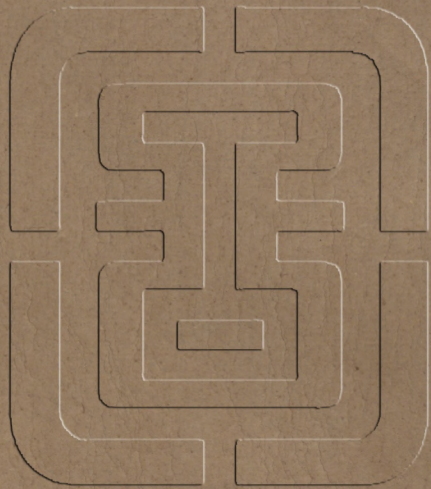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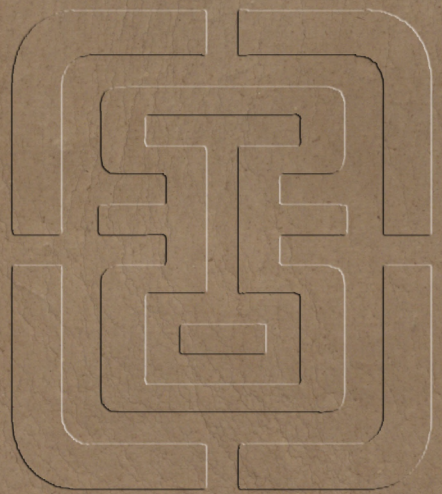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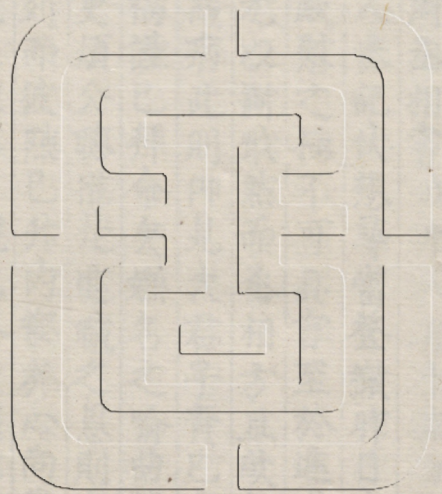
10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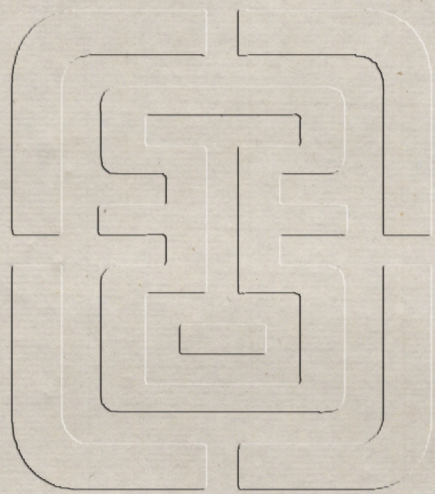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一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書 時事出處

與周丞相書 戊申八月十四日

熹前日專人奏記伏想尋當登徹昨日先所遣人還拜領  
鈞翰之賜感慰之極不可具言至於進職疏恩奉祠得請  
又出陶鑄尤以銜戢然而丞相方且歆然深以前日不能  
力辨是非為病此則仰見大君子責已之周又不自勝其  
愧仰也崇福謹已拜命矣熹名之喻曲荷記存此於禮律  
無疑豈敢更煩公聽惟是進職之恩則有所未安者蓋方  
以避仇自列而彼黜已并內揆於心尚覺未免上九繫帶  
之嫌况於他人豈容戶曉且於近制此等遷除雖非德選  
亦必有所託以為號今此何名也哉又况溫陵之行情狀

未白此必怏怏尚有餘言且其爲人亦嘗頗有特譽今日之去遠近必有爲之不平者異時得以藉口則非獨爲熹之害竊恐丞相亦不得不以爲慮也大抵近年習俗凡事不欲以大公至正之道顯然行之而每區區委曲於私恩小惠之際本欲人人而悅之而其末流之弊常反至於左右拘牽倍費財處而牽又無以慰天下之公論此則熹之所不敢言而丞相之明其自知之亦不待熹之言矣熹今有公狀申省并以劄子遍懇群公語悉由衷即非備禮切望矜察早賜開陳得遂鄙懷乃荷大賜昨辭遷秩想亦已蒙鈞念若猶未上得弁與將上不勝幸甚

與曹晉叔書

熹辭免文字修寫方畢更一二日始得遣人未不知所請竟

如何然亦作一奏疏極道所懷此儻可爲行止之決耳山間殊不聞外事只前月得都下書聞以諸人薦士之故近列有橫議者不知後來竟如何蓋其間有一二病根若不能去除不惟善類立不得亦非廟社之福也不承教之義渴仰無量顧無可入城之理坐成阻闊柰何柰何

答陳同父書

熹所遣人度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八九分是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間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

兄且莫相攬撥留取閑漢在山裏交萊根與人無相干涉  
了却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  
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  
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爲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  
也耶來喻恐爲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  
勿過慮也

答陳同父書

熹懇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省無堪何  
以勝此已上免奏令二十餘日矣尚未聞可報踧踖不自  
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  
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況只  
此僥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

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  
豈不是至公至誠孟子豈不是羸拳大陽到底無著手處  
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箇身心尚且奈何不下所以  
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密而世間一種不相識  
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  
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設相假借以爲粗識廉恥而又年  
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  
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作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  
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過絕流輩而亦  
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僬僥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  
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且夕必有回  
報似聞後來廟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

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蹤尤是不復可出自今以往半關固拒尚恐不免於禍況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交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即不免束裝裹糧爲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無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略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紬繹而回請其曲折庶幾猶勝忽忽說話不盡只成閑追逐也

與周丞相書

熹間者側聞光膺詔冊進保帝躬體貌益隆中外交慶熹既不獲追隨班賀之末又不獲以時奏記少見下懷瞻望門墻徒增悚惕前此率易申懇伏蒙寵賜教答誨喻丁寧

眷念有加尤深感激惟是所請未蒙施行憂懼之深莫知所措區區鄙志前已具陳既未能有以上動朝聽則亦不敢復申其說今者具狀獨以范參政進職近例爲請伏惟丞相試一覽焉則朝廷之予奪與熹之辭受其當否得失皆曉然矣然朝廷於此本無愛憎之私但爲偶失參照則亦未爲大闕獨使熹竊非其據而幸討論之不及則其辱大矣熹雖無狀竊深恥之萬一此請不遂熹豈容但已蓋與其悶默冒受寧以罪戾竄斥爲有榮耀也然熹之本心亦豈樂爲是亢激者狀中已備言其曲折矣并乞深察而力陳之庶幾聖主有以洞照其愚而亟遂其請則不惟熹之幸而免使丞相分上又添此一段不了事則亦不爲無補也前書率爾之言無足采取過荷開納愧悚良深願今

自謀之拙進退失據亦不復能爲門館計矣袁侍卽歸來  
道間一見語殊未款比聞其病欲往視之而賤軀衰乏尤  
甚未能自力念之不能忘也承問之及因輒布之疾病餘  
生無從復望履舄伏惟深爲天下之重千萬自愛熹不勝  
至願

與李誠父書

巳酉五月二日

久不拜狀茲聞榮被親擢進居六察之職深以爲慰比日  
清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先生抱道不試然其心未嘗忘  
當世也門人弟子旣不足以承厥志而家有賢子足繼  
其業學者之望蓋非常人之比况新天子繼照之初慨然  
有志於治而外則夷虜憑陵國威不振內則陰邪朋結國  
論未定此亦賢人君子效忠宣力垂名竹帛之秋也尊兄

平日立志持身固有定論然區區更願一意爲國無徇常  
日往還厚善之私深察天下公議之所在精慮而決行之  
使陰消於上而陽長於下政事脩理而國勢尊安不亦老  
先生平日之所望於後人者乎熹說契深厚不敢效常人  
進諛詞以贊除用之喜狂妄及此不審尊兄以爲如何胡  
公論事皆合公論甚彊人意但二小諫之去殊可惜乃不  
能遂其言何耶諸公排逐正人乃以尊兄塞責此相輕之  
甚謂兄必不能爲薛許耳不可懷此小恩而忘大辱幸深  
念之

與張元善書

辭免文字極荷留念危疑之迹久爲賢者之累尤以慚悚  
今復遣此人乃漕司借來省狀公劄已與錢令自投矣只

煩因見扣之狀葉錄呈區區早意只是如此更無他說如云立節抗論却非事實而反以益其疑忌蓋平生辭官只是兩事一則分不當得二則私計不便而已非有他也所云如有差妄却與此事體不同若是本等差遣力所能堪豈有不受之理但名位超躡或非力所辦則亦不得不辭耳清源之說尤非所敢聞者中固不見容外亦非所堪衰晚如此精力昏耗一事做不得只得一日安靜即是一日之福此外無所求也對班果在何日不知欲論何事來書所云非甚利害不暇謀人者何見事之遲耶觀二諫之去江夏之升此乃不犯手勢而幹旋運轉無不如其意者自古小人所以敗亂國家豈皆凶惡猛鷲有可畏之威而後能之但有患失之心便自無所不至先聖言之精且切矣

南臺西掖乃為差彊人意者然不清其原而窒其流恐徒費力而無補也況南牀擊去新諫此已明與之忤渠既不得志必須更尋一故如此等比置之本處不知又將何以為計此事不遠計只在旦夕矣可因見痛針劄之此公雖未相識然見其文字知其純厚不會罵人須力從更之以速為上稍遲一日即壞一月事矣二諫之去必須有曲折幸子細報及天下事只有箇做有箇不做無如此依違倖倖之理彼之隱忍回互蓋曰將以有為也而所就者亦止如此與奮發直前者相去亦復幾何向使奮發直前果去禍根却未必不做得事也境外之事則諉曰無後段不知如此拱手安坐幾時是有後段時此事苦痛更是無告訴處不知祖宗之靈何負於此輩而忍至此也誠父遷後相



見否聞渠曾與之鄰居相與甚厚須有以警覺之縱不能  
回戈奮擊且得不爲所使以害善良亦幸事也蕭果卿初  
除御史虞丞相意也人或賀之蕭喟然曰彼見吾憤憤謂  
我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其輕我甚矣不數日首論其黨  
遂并攻之論者服其勇云經總制錢若只如此減得不多  
全不濟事熹去年有一劄子曾降出否諸公之意非不欲  
速行只是怕諸路條上乞減太多難可否耳若未定論且  
守前說爲佳過了此番又無時可理會也紹興和買熹向  
有一說欲減總額零數十四萬中而後以田畝餘財諸般  
物力貫頭均敷庶幾重者得輕而元無者所增亦不至重  
後來不曾上得鄭書赴鎮時曾寫與之不知渠後來如何  
區處也廣西鈔鹽只是州縣苦之必不至大爲民害今復

官賣却須有害民處以本路觀之可見矣詳觀所論大率  
見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沉靜故心  
地不虛不明而爲事物所亂要當深察此病而亟反之古  
人所謂安而後能慮定而後能應正爲此也若只如此泛  
泛度日即恐枉得道氣之名而不享其利徒有損而無益  
也千萬留念

答李誠父書

副本垂示極感不外之意三復以還伏念頃侍先生教誨  
所論無非此事感念疇昔不勝悲歎又喜家學有傳遂爲  
世用有以慰九原之思也首章所論乃古今不易之常道  
而在今日尤爲要切然自世俗觀之不以爲迂闊之常談  
道學之邪氣者鮮矣尊兄旣發其端此必已爲彼等所惡

然吾所以告君之道無以易此則亦何顧於彼但當守此  
一言以爲平生議論之本他日論事每每拈出此箇話頭  
不論甚事都從此話上推出去則百病之根無所藏匿而  
於人主所以反躬正事之樂亦約而易操矣若把此話別  
爲一事而當世之弊又自各爲一事則內外精粗不相聯  
屬而真不免乎迂闊之譏矣切望勿忘此言每見必須拈  
出常令接續無少間斷則久久自見效矣恢復一事以今  
事力固難妄動然此意則不可忘頃見先生亦常常說今  
日但當將不共戴天四字貼在額頭上不知有他他是第  
一義今觀老兄所論亦得此意但當因此便陳內脩政事  
之意而稍指切今日宴安放倒之弊乃爲有力耳至於分  
察職事計亦默有所處此則大要在於詳審勿徇偏詞爲

善而覆護善人掩其疵疾之意亦不可忘耳又其大本則  
欲正人者必先正己況欲正君而可自有不正之累耶此  
在高明處之必已素定既承下問不容不盡耳

答王謙仲劄子

云云 不勝千萬幸甚又蒙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  
雖以爵位德業之隆而自視然不自賢智至於如此甚  
感甚感顧熹至愚本無知識加以疾病廢學意見愈益闊  
疎其將何以仰承嘉命惟是平生所聞明公之節槩風烈  
凜然其非今世之士其尊主庇民之略蓋素所蓄積也今  
日得其位而施之於海內有識仰首拭目以望膏澤之流  
亦有日矣熹獨竊意明公之優游不迫蓋將有所待而爲  
之也雖然時難得而易失古之聖賢蓋有皇皇汲汲而坐

以待旦者唯明公不忘疇昔之志而果斷奮發以乘其不可失之機則宗社之休生靈之幸也

與留丞相劄子

熹昨具短劄懇辭恩命方懼進越自取罪戾不謂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拜領伏讀感悚益深又蒙鑄喻丁寧褒與隆厚仰認至意尤切凌兢誠宜即日拜命便道之官服勤職業深求所以仰稱吾君吾相知遇使令之意而疾病之餘昏耗已甚竊自揆度決無以堪一道委寄之重不免復具公牘再干朝聽而矧以此私干下執事伏惟丞相國公詳加省覽特賜矜憐曲為敷陳仍畀祠祿使得卒逃吏議以遂餘生則熹不勝幸甚幸甚或恐朝廷未知熹之實病誤謂尚堪使令不忍終身置之閑散則謀議之官若蒙陶鑄

或可自效然以禮秩太優不敢有請伏惟相公試詳度之但熹雖出終不能久近則半年遠則周歲決須再有祈懇復勞區處不若及今便與祠祿之為便耳抑嘗聽於道路側聞乃者相公蓋嘗白發左右之姦斥之遠外所以輔君德振朝綱者甚慰中外之望熹雖愚懦亦不勝其喜幸竊意相公必將乘此機會大有建明以為宗社永久無窮之計而伏聽累月未有聞也夫陽長而不遂進陰消而不遂滅此最安危治亂之機而昔人所深畏以熹之愚猶竊為相公慮之不識高明何以處此而善其後也遠跡田間無由伏謁黃閣之下仰首一言以贊大慮引領東望不勝倦倦伏惟上為國家俯為人望千萬自重熹不勝懇禱真切之至

小貼子

熹目力昏耗不能細書楷字墨色濃淡行道欹斜殊不成禮本不能親書以所被教出於手墨勉彊作此率略殊甚伏乞鈞慈矜恕幸甚甚喜皇恐上覆

與留丞相劄子 已酉十月二十一日

熹竊以仲冬嚴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頃以衰疾再辭恩命方懼僭瀆自速罪戾乃蒙丞相矜憐曲爲敷奏改畀符竹以便其私固已甚幸至於那移闕次不一而止倍費生成之力仰累公平之政此又熹之所大懼也若使稍堪勉彊豈復更敢辭避以招尤取闕而自棄於明時實以所苦日疾浸以增加臨漳雖名事簡然一郡千里生齒萬數獄訟財計所繫不輕若以愛身之故漫不加省

而委之他人豈得自安若欲一一親臨則竊自揆度決有所不能堪者前日所以力辭江東之行良以此故竊意爲熹言者亦未究知其實而或雜以他說是以丞相雖已憐之而猶未深信其必然也以熹今日精力之所堪惟有奉祠一官可竊升斗之祿又復惟念君相之恩隆厚至此而熹必求閑退固執不回則或者之論必又有以爲羞薄詔除而加以傲上無禮之罪者是以今者冒昧朝聽不敢專以祠祿爲請蓋已出林迫無聊之計而陷於貪冒苟求之譏矣伏惟丞相試加察焉賜之一言明其實病而復與之祠官之祿使得休養神明避遠讒謗庶幾未死之間及見丞相格君定國之效使羣邪屏伏而衆賢彙進姦言熄滅而公論顯行國勢尊崇於上民心悅豫於下則熹雖在田

野之中亦得以安心肆意明目開口爲太平之民其與懷  
抱憂畏側肩屏息以寄其身於吏民之上者屈伸苦樂萬  
萬不侔矣若丞相亦以熹前所疑有不得不慮者則謀曹  
之請願垂意焉然此已爲甚不得已之計萬一近地或無  
見次則又不必騰那增創以致人言但與祠官乃其舊物  
縱使得罪亦易辭也熹未嘗有一日灑掃之勞於門下而  
丞相知之之深念之之悉至於如此故熹不敢不盡其愚  
伏惟丞相擇而處之千萬幸甚未由趨拜門館伏乞上爲  
兩宮倍保崇重求扶公道以福蒼生熹不勝至願

與黃仁卿書

熹行義不修無以取信交遊遂使中傷之禍上及先賢若  
非神聖鑒知則其流害將不止於不肖而已負此悚惕無

以自容熹竟不免臨漳之行示喻積弊此固當然其橫斂  
擾民爲害有大於此者到官之後須次第討論更革之今  
未敢洩此意若過劍福得左右在彼面議爲幸或出沙縣  
亦當先附報奉約一出相會也於州縣事體本自生疎又  
多特不出意思疎懶既承當了擔子便又苟簡不得甚欲  
子細商量也請祠事亦似不必如此隨分仕宦不起患得  
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政不須如此若論爲學則在官何  
嘗不可爲學直患自不愛日用功耳買田舉子之說甚善  
此間周居晦劉晦伯皆有此議但愚意以爲如此則只做  
得一事不如斂散既可舉子兼可救荒又將來田租亦爲  
豪民坐欠催督費力此建陽已見之弊須更子細商量大  
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但筭其多者爲之耳

只恐一日  
荒却照此  
周鑑焉

無計處也

答趙帥論舉子倉事 庚戌

次月初十日請米不得折支價錢

元立約束逐月三次支米使生子之家不過一旬便得接濟極爲利便但支米官獨負自支或不得人則徇私作過無所不有至有將私家所收輕禾沈穀重行估折者亦有將所支官米準還本家私債者似此之弊不一而足不但折支價錢而已故中間甚不得已而改爲三月一支之法雖期日稍遠然却得關會諸都附籍鄉官同在一處不容大段作弊鄉人雖是得米稍遲却無邀阻乞覓之患亦頗安之今欲一月一支誠爲中制然若不關集諸附籍官則獨支之弊復如前日若欲盡行關集則一月一來其稍遠

者不無厭倦支米官又利其不來決不便行申舉因循視倣必致無肯來者而獨支之弊又如故矣反復思之只有一說雖或未能盡革舊弊然亦勝於不行欲乞更於所示事目本文次月初十日請米一石之下注云仍舊關集諸附籍鄉官各將本籍前來參驗方得支給此止仍於後項立法支米以恤其私見第則或可以責其必來而免致復有獨支之弊如其不然雖欲多設關防曲行小惠徒爲文具終有損而無益也

佃戶人戶欠米未有約束

舉子根本全仰諸莊佃戶送納租課諸都人戶回納息米今佃戶多是豪猾士人仕宦子弟力能把持公私往往拖欠不納至有及來年夏秋而無敢催督之者請米人戶間

有形勢之家詭名冒請一家至有百十石鄉官明知其然而牽於人情不能峻拒亦有慕其權勢而因以爲納交求媚之計者亦有畏其把持嘲誚而姑爲避禍苟免之計者及至冬月回納之時又皆公然拖欠鄉官無如之何縣官亦復畏憚不肯留意催促遂有經隔年歲終不送納者麻沙常平社倉曾被一新登第人詭名借去一百餘石次年適值大赦遂計會倉司人吏直行蠲放緣此鄉俗視做全無忌憚視此官米便用已物歲久月深其弊愈甚若不早加覺察將欠多人追赴使司勒斷監納佃戶即令召人剗佃則數年之後根本壓拔鄉官徒守空倉舉子之家無復得米之望矣

諸縣措置官下書手月支米五斗

如此則措置官似亦當有月給兼第一項所陳利害欲乞并就此條立法若云諸縣措置官月支供給錢若干折米若干逐官下置書手一名月支米五斗支米附籍鄉官逐月每人支米若干以充茶湯飲食童僕往來之費此數未敢擬定更乞詳酌

稍優爲善

### 與陳憲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台聽昨以漳浦黃尉不納軍糧營私竊職致寨兵饑餓狼狽事有可憂不免具狀申省部諸司例皆不蒙行下獨荷使臺留意差官前來推勘官吏聞風無不震悚今者忽被使檄乃問本人有無情弊固已愕然續得勘官關報又云已奉台旨住行起發不惟熹竊疑之一郡士民無不驚恠以爲使臺舉措不應如此熹雖已具司

申具言本人罪狀明白不待更有情弊然後可按故本州前此申狀初不謂其別有他罪乞照已行事理施行不審已蒙台察與否如何也然兩日以來竊伏思之此事本非區區敢容私意正爲州郡差使不衍以至欠闕軍糧事勢危迫若不懲治深恐官吏習見州郡事體削弱不能使人向後迭相倣效無所稟畏萬一一旦稍有緩急事將有不可勝慮者所以勢不得已須至揆効然猶以諸司在上不欲遽爾具奏既見使臺特加究治竊料台意必有所處而不意一旦自爲縱弛以至於此也伏惟提刑卽中以清名直道有聞於時必不肯容請託之私以廢公法不知此何意也熹昨已具狀申省部諸司乞避此尉又念台慈顧遇過厚不應遽爾妄發遂且引卻區區衰病雖已求去然一

郡之防則有不當以熹之將去而遂廢者是猶不能已而一言之伏惟高明少賜矜察果於去惡而無爲因循中輟之計以壞紀綱以損名譽則非熹之幸乃此邦之幸乃閣下之光也頃年嘗讀鄱陽去郡之章至有雖鼎鑊有所不辭之語嘗竊壯之以爲此真今世之古人其剛大正直之氣不可屈撓乃如此而亦意其必能有以容夫度外逆耳之言也是以不敢不盡其愚伏惟幸察

與留丞相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瀆鈞聽熹衰病餘生不堪從宦茲蒙誤恩假守龜勉南來意謂若幸無他疾痛可以冒昧歲月然於職事亦不敢不盡其愚前此依準通融蠲減指揮乞免上供罷科茶錢及減無額經總制錢之額以至恭奉聖旨相



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永久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顧望前卻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摹措畫蓋已什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爲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懷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熹自到官蓋嘗及後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版曹亦無異論亦蒙丞相賜書諭意謂必可行熹區

區自喜竊謂漳民自此可脫塗炭之苦而熹區區疆顏扶病亦不虛爲此來矣不幸心勞事拙賦政不平前九月中州境屢有地震之異未及自効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傳兩足連及右臂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至滿散錫宴之日皆不得少伸臣子歸美報上之誠今雖少能自力扶曳出廳執批批判而病中服藥多是疎利發散之劑精神氣血衰竭殆盡無復筋力可以支吾又况所請罷科茶錢無額經總之屬皆久不蒙開允經界聞亦有陽爲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十日即是新春設使便蒙施行亦無日子可以辦集至於按劾弛慢不虔之吏諸司又不主張甚或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罷者如此使熹寧復更有頽面可臨吏民鄙性狷急不能俯仰前日所以杜門

空山甘忍窮餓而不敢有意於仕宦正以此耳今年六十有一衰病侵凌行將就木乃欲變心從俗以爲僥倖俸錢祿米之計不亦可羞之甚乎憤懣無聊不能自抑已具奏牘干犯天威乞從罷黜而并以此私布腹心于下執事伏惟某官少賜矜憐曲加陶鑄或使復得奉祠歸死巖壑則又千萬之幸而非熹之所敢望也抵冒崇嚴俯伏俟命熹不任恐懼震栗之至

與趙帥書

辛亥二月

雷雪之變誠可憂懼而寒雨連月陰盛陽微天雖不言意極彰著此亦可深慮者但求言之路未廣不知果有切至之論可以感寤聖心解謝天意者否侍郎身雖在外然以宗屬之親侍臣之重而平日愛君憂國之心與今之從政

者不可同日而議適此幾會似亦不容默默以自同於衆人也不審囊封入告當復以何爲先區區願竊聞之以寬幾締之憂因來密諭千萬幸甚近聞有旨招填諸州禁軍寄募沿江戍卒兩事並行似難辦集且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諸軍子弟刺填本軍以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防緩急歲時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勢自然不敢退墮而州兵之未消者亦得以激厲增進乃爲長久之計今不慮此反令州郡泛行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資其賣鬻之姦而空耗衣糧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尤爲非計似聞軍中向來以不堪用嘗奏罷之數年之間州郡得以少

息勞費不知今日有何急切而忽取此已棄之繆策而復行也往在南康日見隆興所發之人全船遁去并與部轄掌事者皆不復選移文鄰郡搜捕甚急此等之人設使到得軍中亦豈復堪倚仗也竊謂此二事者在帥司亦合申請更以書曉諸公必不得已且罷寄招而稍遞增禁軍本等及大等第斗力必使及格方許收刺仍於逐年奏帳本名之下各注斗力不測點名抽喚令赴帥司按拍則猶庶幾其或可用也此間子弟投募者衆因限以必及次高疆斗力乃收而來者亦不少此亦已試之驗也

與趙帥書

辛亥三月二十三日

熹竊見元降指揮將海船作三番拘集聽候募發後來節次有旨許令當番船戶只在本州界內逐便漁業此見朝

廷燭見幽遠務從寬恤之意然去年三月八日方降指揮本州四月八日方始被受則船戶拘集已久不無廢業官吏恬不省察恣行邀索直至命下尚且拘留適熹到官之初究治姦弊方得放散以此之故船戶畏憚不肯如期到岸聽候點檢欲望使司特賜申明乞降指揮今後當番船隻追集到岸日下差官點視即時逐旋放散令於本州界內漁業委自守臣專切掛意不得拘留向後年分並依此施行更不候別降指揮實為利便恐或未欲如此施行即且乞逐年初冬便與預先行下使船戶知得到州點視便得放散自然樂於聽命不致誤事

答陳漕書

近因使還已具經界乞候將來農隙施行利害申稟伏想

已塵台鑒未奉回降但增悚傷今準使牒便令差官熹前  
此準擬外州一二待闕官近聞朝論大以爲不然此亦小  
事不欲固爭勢須別行踏逐外州一二官員相添乃可集  
事蓋此四縣龍溪縣官皆可委仗不須差人龍巖山多田  
少只一劉尉求嘉士人嘗從王亞夫游頗知經界利病足  
當一縣或更助以一人亦得長泰縣小地狹或更須一人  
但漳浦地廣而荒尤費區處而宰丞簿或老或繆皆不堪  
使只有一尉曉事然亦是巡捕官已擬用一龍巖簿貼之  
然更須得兩人或三人乃足用州官中亦未見能曉事有  
可差者容更踏逐別得具申但既未即施行即且小候詳  
細差撥庶得其人乃爲有補不審台意以爲如何已具公  
狀申述拱俟回降即當遵稟

與留丞相劄子

經界已被漕檄竊聞此事丞相極勞經畫乃得施行千里  
貧民無不知感但恨聞命之日已是正初農事方興不容  
措手已申漕司乞候十月一日下手打量矣其合預行措  
置事件則目今不住施行講究令益精審以俟及期而行  
必不致有誤事但此事之行雖細民之所願欲而豪家右  
族倚勢并兼者惡其害已莫不陰謀詭計思有以動搖未  
知此八九月之間事體又復如何更願丞相深察其情而  
以天下至公之理裁之有以終惠此邦之人而不墮於騰  
口間說之計則如熹等輩尚得以奔走塵塗泥塗之中上  
爲國家均愛赤子而微幸於有成如其不然則雖賤軀自  
可支吾亦當別以微罪自劾而歸不敢遊丞相陶鈞之內

矣熹以本郡不曾被受省劄不敢具申其回報漕司狀檢  
謹錄一通冒浼鈞聽僭率皇恐蠲減錢物竊知已下漕司  
亦當一面條具申稟彼司聽候處分更望廟堂力賜主張  
使不奪於有司出納之吝則非熹之幸乃此邦之幸非此  
邦之幸乃此民之幸也國家愛惜斯人如護元氣不忍以  
毫髮擾之詔令所頒戒飭州縣未嘗不以嚴禁科罰為言  
而其所以取之州縣者乃如此是則陽為禁止而陰實縱  
之又從而驅之使必出於此聖主在御丞相秉鈞豈忍為  
是以欺其民哉熹前書晉越冒進所聞中間伏奉手教開  
納誨諭周至三復以還喜懼交集然逖聽累月竟未聞公  
論之勝邪說之消如丞相之言者顧其當勝而反消當消  
而反勝者則有之矣州縣羸官不當議此惟丞相深圖之

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熹瞻望台躔不勝依仰敢乞上為  
兩宮益加鼎食之衛千萬至懇

與留丞相劄子

熹誤蒙選擇備數海邦又被詔旨特許本州推行經界以  
惠疲氓方幸得以罄竭驚頓仰副使令而不幸遽聞長男  
之訃悲痛不堪自度精神思慮將有不可得而踴勉者已  
具公劄申稟乞賜陶鑄官觀差遣使得蚤歸營辦喪葬收  
拾孤孥切望哀憐早賜敷奏千萬幸甚熹又有愚悞本州  
判官葉機假滿百日依條離任念其貧病已許為伸嶽祠  
之懇未及而遽遭此禍然不欲食言并有劄子率易投納  
伏惟鈞慈不忍一物之失其所并賜垂念則不惟葉機之  
幸亦熹之幸也方寸迷亂言無倫次伏紙不勝皇恐俟罪

之至

與留丞相書 四月二十四日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遠守偏城日荷瞻庇昨以哭子悲傷私計不便干冒威嚴已深震悚而前此人還蒙賜手教存撫甚且且有憐其久處瘴鄉之意伏讀反側不知所爲熹去歲之病乃是宿疾發動即非染瘴不知趙帥何故乃爾具稟致煩軫念況此邦事簡俗淳今歲以來吏民亦粗相安又經界已得指揮若非家有私故則熹非唯義不當去亦不願舍此僻遠之安而就繁會之危也幸今已聞奉祠之請既有成命此蓋丞相察其哀懇而陶鎔及此千萬幸甚雖論譔華資所不當得然亦且得去此只俟受命一面控辭而於前路聽從欲之

報也計差去人不三數日會當至此但今郡中却有二事不免具狀申奏其一爲昨來所乞蠲免罷科茶錢已蒙行下漕司相度今計郡中自可椿辦只乞降旨約束官吏不得沿此爲名似前科擾不敢更煩蠲免應副而所乞除減無額一項五千緡者即乞特詔有司便與施行庶爲一郡久遠之利其一爲漳浦高知縣登忠言直節不幸貶死欲望聖恩特與昭雪襄錄其家二事皆乞丞相留意開陳得從所請千萬幸甚雖當去此而惟君相所以遣之此來之意似非偶然欲圖以報萬分者是以於此有所不能忘懷其他瑣細亦有合因革者然其事在州郡而不在朝廷又不敢以煩鈞聽也其他至如經界一事若非丞相力賜主張則浮議動搖其罷久矣茲者又蒙垂諭諄悉尤切感歎

此事貧民所欲而富者不願理勢甚明似不難曉而羣言胥動噂沓萬端則不唯愚者惑之而賢且智者亦或不免此可恠也然此邦之人富者尚少其力能沮議而得關說於前者亦不甚多熹之所憂獨恐溫陵富室既多其間豈無出入門牆之下承眄睐之恩者必將巧爲詞說乘間伺隙以濟其私竊願高明審加察焉使此邦之績不敗於將成則泉汀以吹悉蒙其利而三州之境窮苦無告之民無不感戴生死肉骨之恩矣昨來陳憲委官來此商度因令行視田野汀之行賈聞之驚喜相率拜其車下問此法何時可及吾州此可以見夫人之真情矣而必爲說以敗之而圖自利其亦不仁也哉往時有閤門舍人林宗臣者亦丞相之邑子嘗因奏對論及此事其言憤激痛切蓋有所

指今泉之貧民愿士人人能誦道之公議良心不可泯沒彼沮之者設不出此子孫決不乞食獨何必過爲之慮而蒙此詬於其身耶是可歎已惟丞相深念有以反之此又自爲門下之計而非獨爲三州貧民計也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

能不以朋黨為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已任是以上之所以告于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又而為禍深也又稍故為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為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

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已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獎而未遂掃門之願顧蒙出語之勤似不為無可取者是以輒空臆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干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以裁之瞻望黃閣無由趨拜敢冀上為國家倍保崇重熹不勝下情千萬懇禱



之至

熹竊見紹興初年趙忠簡公爲相一時收用人材之盛  
後來莫及然細考其間亦豈無不滿人意者但其多寡  
之勢此彊彼弱故雖少雜而不能害治當時有小元祐  
之號今者竊觀丞相之心即趙公之心然論一時人材  
賢佞之勢則此少而彼多此弱而彼彊此則區區所以  
不能不深憂而輒以分別賢否忠邪之說爲獻於門下  
也伏乞鈞照熹皇恐又覆熹又蒙垂諭陳憲趙守曲折  
謹悉陳憲於此極留意熹前劄已具稟矣昨見移節方  
竊憂之不謂鈞念已及此也幸甚趙守舊識之有心力  
肯向前誠如尊命然更得一言勉之幸甚近因遣官下  
鄉分界且遍喻父老以所爲方量之意并以算法授之

人見其簡易易行無不悅喜今見熹去頗以爲憂而不  
知丞相主張之力初不爲熹一介作輟也更乞加意垂  
念千萬至幸熹皇恐又覆

與留丞相書七月十日

熹竊以孟秋猶熱伏惟丞相園公鈞候起居萬福熹區區  
賤迹自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郡事越三日遂發臨漳五月  
二十四日遂抵建陽因遂寄寓以畢喪葬但悲惱之餘無  
復生意仰賴巨庇偶未即死耳七月四日始被省劄并領  
手教之賜仰荷鈞慈垂念之厚但所請上還進職恩命未  
奉俞允上恩隆重威令已行知友皆謂不當復有干冒而  
反覆以思竟未得其所以可受之說不免復從建寧借人  
持狀申省愚慮惻款罄竭亡餘不敢重浼崇聽得賜省覽

詳悉開陳上謹聖朝子奪之公下全匹夫辭受之義則熹  
不勝千萬幸甚又蒙垂喻經界利病乃是溫陵士夫猶有  
公論始者但見漳人有仕於朝者奔走權門日肆搖沮而  
妄疑之耳數日前陳憲按部經由亦有所聞深不自安改  
送之請殆必爲此然周漕始至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  
或從陳憲之請即欲略知曲折未知後來既聞浮議紛紜  
之後又復如何此非開人所敢干預第因下諭之及敢布  
所聞耳無額錢事曲蒙垂念尤深感戴版曹今當已有定  
論但恐出內之各有司常態須仰廟堂力賜主張始可不  
乖所望也高古縣事不審已作如何施行此事南方之人  
無不聞知况如丞相尤是目睹而梁文靖公向來亦嘗爲  
之申雪固不待鄙言而後信但得榻前委曲敷陳特與昭

洒則不唯直既往之寃申泉壤之恨而自今以往忠言日  
聞於丞相效美遜直之心亦不爲無所助矣如聞比日朝  
士有以不願爲忠臣之說當上心被親擢者遠方傳聞不  
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憂恐其不得爲興邦之  
言也又聞其人亦嘗出入門牆深辱知顧當是其時未有  
此論如又不然則知言知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留意博  
求直諒之賢置之東閣與圖天下之事則大人格心之效  
不日可見而勲業之茂不但踰於前後數公矣諸葛武侯  
之教有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  
可死功可勉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讓侍臣唐太宗虛心  
求諫容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曷若自不爲非使人無  
得而諫之爲愈乎至哉言乎大哉言乎愚竊願以武侯之

言爲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啓迪於上前也至如朋黨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究者致煩鏘喻至於勤緝三復愧悚不知所言章蔡之禍誠如尊命但忠賢奔播至於如此推本其原蓋自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者民至于今賴之又自有不可誣者若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便相傳襲則後日之禍豈但若此而已哉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爲名言熹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爲與其備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以爲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爲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繼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

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爲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已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已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致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爲也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爲太甚熹竊有所未喻也是以知言知人聖有明誠區區已效於前矣深願丞相之加之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逼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夭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躅躅之孚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爲主而方長乎

孰為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為制於人者乎於是焉  
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  
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  
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  
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為異日之患乎熹未獲趨拜而辱  
知至深且今分甘投老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昧及此  
伏惟赦其狂妄而取其愚忠千萬幸甚當暑目昏作字不  
謹并丐原恕自餘唯冀上體兩宮之眷俯慰四方之望加  
益重茵列鼎之衛以究久大之業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書

十月四日

竊以孟冬漸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者人  
還伏奉省劄諭以聖恩褒借不許終辭之旨又蒙鈞慈加

賜手教所以開曉尤極懇至伏讀再三仰體吾君吾相委  
曲眷憐之意如此其厚謹已齋袂祇拜告命奉表稱謝矣  
恭惟丞相國公知遇之深固不以世俗常禮見望然亦有  
不敢廢者鄙語卒章少見所以圖報之實儻蒙照察千萬  
幸甚高古縣事特蒙主張得被仁聖漏泉之澤九原忠憤  
一旦獲伸丞相所以褒顯忠直擯抑姦諛之意不但施之  
今日周行之間所勸多矣龍溪亦蒙收召之恩始望蓋不  
及此第切惶恐無額錢事近聞已蒙施行邑中尚未見報  
未敢致謝此錢雖是州額從來拋下諸邑漳浦為多此縣  
比年殘廢已甚熹向來措置州郡自為抱認罷料茶錢數  
千緡今若得更免此則此邑庶幾有可整葺之望萬一今  
來方是行下漕司指定即將來更望丞相力賜主張始終

其惠使此邑疲民免於非理科罰之苦千萬之幸或已俯  
從所乞盡賜蠲除則熹昨奏抱認罷科茶錢事雖無施行  
亦乞行下本州遵守不得再拋下縣仍切覺察勿令諸縣  
以此爲名妄行科罰此又未久之利也此錢自係上供之  
數不敢求免本自不必具奏所以有前日之請良以此耳  
伏乞鈞察熹未嘗有一日灑掃之勞於門下而丞相所以  
知獎優異不在衆人之後顧今精神耗竭筋力疲憊無復  
可期以伸報效區區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  
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母爲調停之說  
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真享富壽康寧  
之福朝廷之上真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立  
壑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信之

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  
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爲君子之病將見彼黨  
日盛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丞相雖欲奉身  
而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  
勝感德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  
之一得焉則又幸之末者瞻望門墻無由伏謁伏乞以時  
爲國千萬自重熹至懇至禱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書

十月十二日

熹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間不敢重出以  
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惶恐然  
自遣人之後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  
格天意爲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

不効既又反覆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爲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職已足爲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豪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

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鈞敵之常勢言之耳况今親踈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遜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睹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爲吾之害下至近習織人亦或爲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孑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爲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躡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爲主而我方爲客彼方爲刀而我方爲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爲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遍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似能害已則便一眴目而羣吠四

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  
四出矣尚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為但去一  
人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尚書王  
著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溫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  
誰實為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  
為崇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  
人先射馬禽賊當禽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  
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  
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  
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  
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  
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為也如其不

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  
而未敢以為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  
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樂不蚤猶豫留時亦  
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為甚危然乘隙疾攻正  
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  
唯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孟冬冰寒伏惟某官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蒙聖恩  
超迁職秩懇辭不獲更被寵褒又得竊食祠官之祿以便  
私計而卒其舊業公朝謾恩於熹已為厚矣故熹前日奏  
記蓋嘗畧陳其說以伸謝悃意謂必蒙矜察不意今者又  
被省劄乃復將有所使令聞命驚惶進退失據至以家門

患難之私賤軀殘朽之故反復推較則又皆有所未安者  
已具申狀稟劄一二條陳以干公朝之聽願猶有未敢盡  
其言者而復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某官特賜矜憐少垂  
寬假使得躬視埋葬以塞老牛舐犢之悲休養神明以駐  
衰頹就盡之景更以餘日討繹舊聞以副聖主華袞之褒  
而助明時風化之美則某官之恩之德又將被于存沒而  
無窮矣千冒威尊不勝戰灼又以近方拜啓不敢復以累  
幅仰勤聽覽并冀垂察唯是瞻望門墻無復趨拜之日下  
情尊仰不勝拳拳敢乞上為兩宮倍保崇重長輔聖主求  
康兆民熹區區無任祈懇激切之至

與趙帥書

熹適間道左拜違不勝惘惘移刻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所

需文字適方檢得謹以內呈復有少稟乃適間所忘記者  
熹辭免文字度今已到又矣台旆到闕日若已得請則無  
他禱萬一未遂則望特為一言及此私計未便之實使早  
得從鄙願千萬之幸經界一事將來本欲說破以昨夕見  
教之勤且復隱忍但此事不可不使彼知之亦幸為詳言  
之則熹雖不言而義亦伸矣蓋此一事貧民以為利而并  
兼豪奪之徒以為不便其理甚明故當時臣僚建請而朝  
廷行下諸司諸司行下諸郡泉汀之言雖有異同而諸司  
察其無理幸以熹言為是反復論難蓋千百言以聞於朝  
則其慮之已不為不審矣今雖有此一人之訴朝廷亦合  
審其虛實抑下諸司再令審覈則其教誘資給誣罔之罪  
必將可得如其不然諸司中必有觀望風旨自為前卻者



此謗猶有所分不專在於朝廷也今所施行乃匆匆如此是朝廷不以臣僚之言爲可信又不以熹之言爲可信又不以諸司之言爲可從而偏聽此人之說與其教誘資給者之說也丞相相知甚深薦引存問不爲不厚熹雖知不足以及堪此然平時狂妄所以傾倒不敢自他者亦不爲不至故前日之辭免不敢決然爲不出之計而於馬貳卿書復露異時乞郡之請此意亦可見矣今以此事觀之乃知丞相所以見遇者乃在漳州進士吳禹圭及諸教誘資給者之下今雖無恥其敢冒此而進哉熹仇拙竒蹇一出而遭唐仲友再出而遭林黃中今又遭此吳禹圭矣豈非天哉天實爲之豈敢尤人然復云云如此者猶感丞相相知之意而懼其以此待天下之士也幸侍郎一爲誦之千萬

至望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季冬極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者妄以小夫竿牘干冒崇聽方懼僭瀆以取罪咎乃蒙賜教累番加以真翰所以慰答其意者甚厚至於艱避恩除以便私計亦蒙矜憐委曲鑄喻而馬侍郎黃寺簿呂司令又皆以書具道鈞意甚悉區區下情不勝感激之至謹已仰體盛旨不敢復以家事爲言但經界妄議竟煩寢罷則熹之罪戾有不敢自赦者朝廷寬大雖不忍寘之重辟亦豈宜更加寵擢以紊賞刑之典而熹雖無狀不識廉耻然亦豈宜適當此時復叨任使以乖去就之方哉省狀公劄別具浼聞伏惟鈞慈幸賜財察趙侍郎前日經此亦嘗託其

面稟今以被受日久方借得人亟此申陳不暇他及瞻望  
門墻無從進謁敢乞上爲國家千萬自重熹不任祈懇激  
切之至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書 時事出處

與趙尚書書

竊以仲春之月氣候暄和伏惟某官茂對明恩神人協相  
合候起居萬福茲者竊聞榮被追詔入長天官夫以尚書  
望實之隆宜在廟堂參斷國論之日久矣去歲入朝登用  
在即而抗論極言不以利害之私少有回屈士論益以歸  
重而深恨其不少留也乃今幸甚天啓聖心召還故官是  
蓋將授以政無可疑者有識傳聞交相慶賀蓋不獨爲門  
下之私喜也然今日之事蓋有甚難於爲力者不審明公  
何以處之竊計雅懷於其大者素有定論不待愚者之言  
矣惟其小者之一二區區鄙懷竊有所疑於平日輒忘潛

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垂聽焉蓋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賓門墻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爲不久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墻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熹始得觀於進退官屬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睢盱傾伺以希寸進之流未有以職修事舉爲衆所稱以爲當舉而得之者也而况於其學行醞畜真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熹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

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難明公之任如此之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熹雖至愚猶竊爲明公慮之而辱知有素不敢不及此而一言也伏惟寬宥恕其狂易試加察焉蓋不惟明公所自舉而凡所爲屬之同列以妨賢者之路若宜皆在詘指之中則熹之虛實可覩矣來使還自三山熹前此已屢拜啓薄冗姑此少伸賀禮而亦不敢爲無益之空言也未由趨拜履舄伏乞以時爲國自重

答趙尚書

四月二十六日熹扣首再拜上覆吏部尚書台座熹久病不得拜書第切馳仰即日淫雨寒涼伏惟論思多暇神人交相台候起居萬福竊聞清蹕已御外朝尚書首奉延訪忠言至論聳動上心有識傳聞無不感歎但以疇昔所嘗

商較者撥之似已太勁切矣豈忠肝義膽得全於天有不可得而抑者抑以論議不齊事功難必而故出此以趨勇退之塗耶以出處語默之常理言之二者誠皆有當然非海內深思遠識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也顧今指趣已聞標的已建而未見幡然聽納之效不審高明又當何以繼此此恐更宜廣詢博訪以善其後未可以便謂無策而付之不可如何也朝士下僚中恐不能無可咨訪者願自今以來稍加延納虚心降意採其所長庶乎其有補耳東府復留勢豈能久意其亦必自知如此而姑爲偷安引日之計以媚羣小冀無後災此其爲害又將有不可勝言者尚書與之情義不薄曷若勸之乘此必不能久之勢力言於上極陳安危治亂之機大明忠邪枉直之辨以爲國家又

遠之計其濟則宗社之靈生民之幸不濟則與其抑首下心前迫後畏以保此須臾之光景纖芥之榮祿而不能自拔於小人之羣以誤國家以此易彼豈不浩然而無愧悔於心哉但其人自無遠識親狎庸佞全身保妻子之慮深而憂國愛民之念淺恐未必能聽此大度之言耳但尚書既與之厚而不乘此機發此策則於吾之心有不盡者嘗試一言之政使未必能用亦未至於有害又與建白於朝事體不同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劉德脩忽自蜀中寄一書來慷慨振厲略不少衰真奇士也觀其書意似亦甚悔前日欠人商量失却事機此真可太息爾然事變無窮又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人之視已不猶已之視人耶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

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熹一春病脚至今未能出入醫藥雜進灸灼滿身殊未見效只今兩脛細弱飲食減少自度非能久於世者所幸小屋略就旦夕可以定居便與世相忘矣向來小報幸是誤傳不然又費分踈愈增罪累耳閩中自得林辛一路已甚幸若象先來更能為上四州整頓得財賦源流即更為久遠之惠但恐其意只如所謂去泰甚者則反失望耳近日此等議論真全軀保位之良藥而病國殄民之烏喙也無由瞻悟寫此紆鬱切冀深為人望千萬自重不宣

與趙尚書論舉子田事

熹拜書將遣而周宰見訪說及近降指揮出賣絕戶官田此間舉子義莊絕院二十五所田收米四百八十餘石或云史公所買而無明文可考只有淳熙三年陳公政內劄下催督義莊租課開列二十五院與今一同又有八年梁公政內劄下丞廳亦云拖照淳熙元年買建陽縣絕產田充義莊即是當時已買分明今自不合隨例出賣唯是兩縣絕戶江驥江大受作過人程如岡三家田收米七百三十餘石即係元不曾買今日難以拘占然今倉司施行甚峻縣吏奉承唯謹固不容辨其當賣與否矣若不及早整理則此田日下便為他人之有而舉子之政遂成中輟甚可惜也欲望詳酌特為申明乘此機會別降指揮依贍學

田與免出賣則不唯已買者不為奪去而未買者亦可因而撥正無復動搖其元降指揮恐隨行無本今并錄呈其間所引淳熙三年指揮本路絕產不許出賣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者或恐亦可再與拈出且只免賣上四州絕院使朝廷易於聽從而其他未舉行處亦可漸次接續措置誠為永久之利周宰亦已有書懇乞侍郎言之但須自尚書發之彼乃有據而行爾此事甚急切幸早賜留念熹皇恐上覆吏部尚書

後項所稟若只云住賣上四州絕院則又礙江驥江大受程如岡田頊云乞將已買及已撥充舉子田免行出賣外將來上四州軍如有絕產寺院並免出賣撥充舉子之費令安撫司拘收措置如此則無病矣

### 與趙尚書書

熹向託廷老面稟一二事不審台意如何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為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為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唯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者不得不因事抹正若其它開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唯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究知先王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教所謂就見行法中略與修整則熹前書紙尾四五條者最為穩當不驚

動人耳目而可以坐消奔馳僞冒請囑之弊然其行與不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固請也今所規畫皆是創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修整乎又况教官未必得人將來姦弊百出既已慮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踈濶之策而使旁觀者重有紛更不靜之譏乎前日山間拜書不能盡此曲折深有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尚書人望之重本所奉者當爲何事而今乃切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嫖忌嘲笑於流俗知時識勢者固如是乎然欲爲前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

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爲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尚書天資高明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臣議奏又嘗博觀而精擇之以爲一書宜其機合變慮無遺策而今者之議以大言之則不時以小言之則不巧不唯熹之至愚以爲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惟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也抑其言又有大於此者蓋又皆以爲尚書頗以簡貴自高憚於降屈而無好士受言之美也不識尚書何以得此於梁楚之間哉其必有以取之矣願反諸身而熟察之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雖敵已

以下循然而況於南嚮萬乘之主乎尚書誠以天下之事  
為已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蓋  
非獨熹之所望於下執事者如此計善類之所望莫不然  
也又欲言之而不得暇今日偶病怯風不敢出戶因得極  
陳其愚伏惟恕其狂妄幸甚幸甚他所欲言無大此者請  
俟後便不宣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李冬極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自  
春間一再干冒竟蒙恩厚獲安祠館區區感戴蓋不勝言  
顧以罪戾之餘不敢復以姓名自通門墻之下不意今者  
曾未踰年又叨除目付以一路軍民之寄此蓋某官愛惜  
人才不忍使其終身棄於無用之地故以及此德意良厚

感激難勝但熹衰病益侵精神益耗使之從政其所施為  
惇眊顛錯必有甚於前者而廣西一路地廣民貧邊面闊  
遠得失所繫又非內地監司郡守之比在熹自度實難冒  
受以誤使令之意謹已具狀辭免欲望鈞慈俯察愚誠特  
與將上令熹終滿今任祠祿之後別聽指揮若其精神筋  
力足以堪之熹不敢復辭避也干冒威嚴俯伏俟命惟某  
官裁之熹瞻望台躔無由趨拜獲為伏乞上為兩宮垂意  
茵鼎之衛光輔神聖永福寰區熹不勝願望之至伏惟鈞

照

與執政劄子

云云熹伏自違遠門墻積有年所疾病不間無從脩致摯  
御者之問邇者竊承延登宥密中外交慶辱知有素欣賀



尤深而亦不敢進越輒以姓名自通不意今者誤恩橫被  
權自閑散付以一路軍民之寄此蓋某官顧念疇昔曲借  
推揚有以及此餘同前

與漕司劄子 癸丑

政和縣有小路數條通羅源寧德海鄉步行不過兩三程  
可到故私鹽每斤不過四十五文而官鹽則必泝流運網  
或半歲而後達脚費不貲故官鹽立價不得不高每斤之  
直遂至不下九十文所以從來民間只喫私鹽而官鹽自  
非科抑雖銖兩無售者蓋縣道空乏狼狽而州府漕司不  
得此縣財賦之入者有年矣中間知縣袁承始為出賣落  
草私鹽之術其實乃自買私鹽而分置數坊賣之以給歲  
計自此以來縣道稍可支吾而州府漕司亦獲其助但民

間本自不願買喫官坊貴鹽而不買者又有申舉追呼之  
擾故行之未久即以違法致訟而罷於是本縣一歲但起  
兩綱盡數折還州府版帳漕司增鹽之屬本錢雖不易辦  
而官吏免得冒法賣鹽致訟民間免得買喫官坊貴鹽以  
致申舉追呼之擾比之袁宰之術尤為穩便上下方以為  
安而漕使陳右司政內有司偶失契勘却將本司積下諸  
州縣增鹽用船裝載泝流般上政和勒令出賣每月責認  
解錢五百貫文殊不知若使政和官鹽可賣則本縣必須  
自般自賣以供公上而積其餘以為循環之本前不至為  
冒法行險販私之詭計後不至為逐綱撰本盡以還州之  
拙謀矣正緣鹽不可賣是以不得已而為此今乃不察而  
必使之抱賣他州外縣可賣不賣之增鹽至於移貴就賤

倒置煩擾則又未論於民有無利害而善理財者似亦不肯如此自此之後本縣遂復置坊出賣此鹽然實計每斤只賣得四十五文其餘四十五文無所從出又官鹽在倉日久亦有走滲欠折之數乃用表宰之餘謀陰許管坊人潛販私鹽以足其數後來赴賣不上雖已量減鹽價月額然病根不除使官吏日懼譴責百姓頂喫賣鹽而漕司一歲所得不過三四千貫而已於民有害於官無利其理甚明竊恐高明未詳本末敢採民言以獻欲望台慈特不下司密行考究特賜住罷百里幸甚

與留丞相書

熹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闊有素中間諸公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奉承

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懶不堪劇部爲辭又蒙改命更畀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褒贈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爲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爲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爲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因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唯以粗伸已志亦

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  
敢以爲恨也今者相公郊居累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  
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  
以相公之言爲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札之賜慰  
諭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  
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劇亦當龜勉拜命走  
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  
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  
一不聚於朝今效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不得親回天意  
而諸賢在列各攄忠悃並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無異出  
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以無愧  
古人矣然則若熹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

以虧盛德之萬分而况啓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  
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  
自失爲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爲盛美若又  
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  
何必使之回面汚行而爲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  
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  
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平也願  
相公深以前事爲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  
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牆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爲  
無以報德也區區此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劄則  
不敢盡吐所懷矣儻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瀆則  
熹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書

昨者伏蒙丞相少保國公降屈威重先辱手書雖以奏記略陳謝悃而語意任率不知所裁竊意相公必將怒而絕之則熹因得以伸匹夫之志而相公方且坦懷虛受不以爲忤加賜真筆眷眷益勤此已出於望外矣至於所乞寢罷誤恩則未蒙贊可顧以元日奉觴盛禮之次開陳督遣且因書指喻以宜行熹誠狹中不足以窺大人之度然私心猶竊不能無所疑者則以爲此雖足以見相公會垢納汙之量屈已下士之誠而未知相公之心以熹前日之事今日之言爲果何如也熹今承命再三固已不敢必於退避但恐衰年精力不足以勝一道之責欲丐相公都俞之際委曲一言換一小壘若帥幕謀曹之屬庶幾可以扶

曳衰殘仰承恩指然其所以事相公者則不敢少有毫髮異於前日之心也亦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邇心悅誠服非獨如熹等輩終身服役而不敢有議於萬分矣如其不然則殆不若及其去就之未定而遂其本志之爲愈也干冒罄竭恐懼殊深進之退之唯相公之所以命

答吳茂才書

益

茂一本作從

熹衰繆亡狀謬忝召除業已在官不容辭避然亦以病告而宿留前途以俟報罷之命矣所論時務衆共知其如此而未知所以處之方來誨又若有所難言而不欲盡者

反復思之未得其要若便得請固無所預萬一不免一到  
臨安或恐當路有問焉者尚望高明不鄙而瀆告之然必  
直書其事而勿為材語使愚者一見而曉然乃為厚幸不  
然又將有所不解而虛辱諄諄之誨矣至懇至望

與臨江王倅書

熹昨臨罷郡見邸報臺諫集議素服事已有指揮施行時  
彼中尚未著紫衫然即已榜客位預告賓客官屬矣過袁  
見郡縣官皆已素服獨盛府未之行心竊疑之欲以素扣  
而勿勿不暇也不知後來別有指揮衝改耶抑偶未之省  
也至此又有豐城縣官亦如宜春怒隆興亦已如此竊慮  
更當檢校討論白守侯而正之乃為宜爾向以將赴江西  
入辭時求恩已入土而壽皇所御衣冠皆以大布此為革

去千古之弊而百官皆用紫衫皂帶乃王丞相以親老為  
嫌不肯素服議者皆有有若無臣之譏近日之論乃鑒其  
失然猶未能彷彿古制也又記在長沙初奉諱時方語從  
吏車惟當易紫以青適未即出而何漕已易之如所言矣  
蓋於心有不安故不約而同也并幸知之

答汪長孺書

熹到官三月無日不病扶曳此來良非獲已上恩過厚辭  
謝不獲叨冒供職愧恨難勝所幸無他而主上留神問學  
得以少效區區丞相時得間見可以吐露心腹但事勢牽  
掣亦有不得如人意處天變未銷人情未靖如涉大水不  
見津涯尚深憂懼耳今日入侍方講大學頗蒙開納歸來  
疲倦來使索書草草附此

與王樞使謙仲劄子

熹昨者到官長沙嘗獲一脩記府之問伏蒙鈞慈還答之寵捧領感慰不勝下懷繼以病作不能嗣致履敬惟是尊仰不忘于中未幾遂以收召去郡行未兩日即聞大纛移鎮是邦甚恨不得宿留以俟參展然甚為一路軍民喜於將蒙惠澤而三月之間頗類之政亦幸有以陶冶於大專繫物之中也伏想今茲已遂開府輒因還役敬具公牘脩賀而復以此布其腹心伏幸鈞察

熹麋鹿之性久放山林老入脩門尤以為苦雖荷閔勞之意職務優閒而其實則有甚難副者日夕悚懼未知所以逃責伏惟高明有以教之則千萬之幸也長沙版築不容中輒軍屯未得專制皆不得不言者比已僭易陳及亦皆

得旨施行想今已有所處矣湘西精舍漕臺想已稟聞得賜一言俾遂其役千萬之望昨欲廟祀一二忠賢以厲凡百已委官相視矣不知亦可并垂念否二事皆關名教計所樂聞故敢輒以為請并幾於察

與王樞使劄子

熹昨在任日因準赦書修葺忠臣祠廟契勘晉譙閔王及近世孟趙二龍圖劉大夫趙將軍皆以忠義死於國事合立廟像歲時奉祠以勵臣節即已牒州委官措置并檢到晉志譙王衣冠制度外及申太常寺乞會孟龍圖等衣冠製度今取到太常寺回牒一道并令人塑到孟龍圖等小樣兩身責付承局表超齋回投納伏望鈞旨檢會元案特賜處分熹又嘗支錢令進奏官製造本州祭祀三獻官法

服冠冕等恐未發到亦乞并令催促免致遺墜不勝幸甚  
其譙王等廟熹已具奏乞賜敕額候得指揮別具稟次  
熹上覆

答李季章書

熹扶曳殘骸幸抵田舍行藏之計無復可言但向來職事  
不能無遺恨此獨深愧耳東府爲況如何故宇凄涼新居  
鼎盛行路之人忘其前事頗復有爲之不平者此處不早  
調護將有乘人之隙者此大可慮又向來放過大體已多  
今亦不容坐視不爲收救之計此外則無他說唯有去耳  
欲去則不可不早然未去之間亦不可一日不葺理季章  
相與之深不可不力爲言此也近事因來語及一二大者  
幸幸

與趙丞相書

熹竊以獻歲發春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蒙  
賜教并示差救得備祠官之數皆出陶鎔豈不知感但鑄  
職之請未蒙敷奏特從所請區區私分深所未安復有祈  
懇切乞留念熹今未敢請俸必以得遂爲期非若異時一  
再不獲尚可黽勉冒受也奏牘所陳之外又有一事蓋向  
來祧廟之議上意已自開納而丞相持之不下便將太廟  
毀拆及臺諫有言不知只作如何處分致後肯復有云云  
括其所言亦未敢深以熹說爲非但云未見本議欲乞降  
出而丞相又不降出便從其請以此而觀其罪不在樓陳  
而丞相實任之也夫絀始祖之尊置之別廟不使與於合  
食之列而又并遷二祖止祀八世熹固已議之矣而亦未

敢盡其詞也今太上聖壽無疆方享天下之養而於太廟  
遽虛一世略無諱忌此何禮也熹本欲於免奏自劾前議  
不明致此踈脫又聞彼中他議方作不欲以此助其指摘  
姑從刊削然不可不使丞相聞之也聞今別廟乃是向來  
二后所祔不知是否夫以十世之祖考而下列於孫婦之  
廢廟此不論而知其得失也相公何忍爲之耶歸來因閱  
所編奏議乃知平日已不主荆公之論此乃向來講究未  
精之失今乃必遂其非而不肯改其誤益甚矣熹愚暗不  
見事機向者誤謂丞相有相知之意及今而後知丞相之  
大不相知而平日相與之意初不出於誠實也然則今日  
不唯得罪於人主而丞相固亦謂其不堪言語侍從之選  
矣但恨日前不合受過恩數不容一一回納故且乞收還

職名以贖後咎若又不蒙白從其請則熹不得已將出下  
策不復能計世道之消息盛衰矣然丞相以宗枝入輔王  
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撤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  
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羨以求國祚於無窮  
其可得乎言及於此令人痛心疾首不知無生丞相其亦  
念之熹自此不敢復通記府之問矣周吳二劄亦已拜領  
皇恐之劇事此具稟自盲不辨白黑不能他及唯乞以時  
爲國自重千萬至懇

別幅錄示所擬奏藁

向來嘗竊妄論僖祖皇帝實本朝始祖之廟不合祧遷已  
荷聖明延問嘉納而竟不蒙廟堂講究施行遂致太廟并  
遷二祖止祀八世不唯上簡宗廟失禮違經而尤非所以



仰稱陛下孝養壽康祝延萬壽之意由臣淺陋不學言無足採致累聖朝貽災後世自知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不免再干旒宸自効以聞

答李季章書

薰歸來粗遣但左目全盲右目昏甚又脾泄時作頗妨應接耳前日始拜祠命職名義不當受已復上免章賤跡何繫重輕計必得之也昨聞子壽德夫之去方為歎惜忽報德脩繼往令人尤不能為懷今日之勢政使衆賢交輔未必能濟顧乃椽之如此其將柰何不知德脩徑歸蜀耶或且留江湖間也一書煩附便幸勿沉浮計此刑勢與集賢不能無關涉不知能復幾許時耳

答李季章書

台鼎動搖想諸事又一新外日聞茂獻亦補外是何故耶文叔除命可喜且歸鄉里作村監司亦不惡也德脩赴湖南否近皆得書目疾未暇報因書更煩道意旦夕寫得却別寄也去相彈文云何因風語及聞當序遷者乃下兼參與然則當卜相於外矣不知果誰得之也

答黃仁卿書

所示劉子語簡意足李倉必須留意但恐見黃商伯狼狽後打草蛇驚亦不敢放手做事耳鹽利向時不暇整頓但初出關時陳時中各肅台州人時作檢正清和豈弟人也相訪於浙江亭說

此利害甚詳時不甚曉又失於詢訪且以採荒方急不暇及既而悔之今得來諭乃審曲折甚愧見事之遲也趙公相見有何語當時大事不得不用此輩事定之後便須與

分界限立紀綱若不能制而去亦全得朝廷事體不就自家手裏壞却去冬亦嘗告之而不以為然乃謂韓是好人不愛官職今日弄得朝廷事體即當自家亦立不住畢竟何益且是羣小動輒以篡逆之罪加入置人於族滅之地以苟自己一時之利亦不復為國家計此可為寒心者惜乎此公有憂國之心而無其術以至於此也熹一目已盲其一亦漸昏暗勢亦必盲而後已今年脚氣幸未發而脾胃先衰飲食不化兀坐更無好況辭職趙公已相諾再請可得而今已去方復請之未知如何然勢不可已或只得次等職名不作從官亦便可受却是來書所說鄙夫見識蓋位卑勢遠只得如此亦不柰何也

答李公晦書

兩請既皆不遂不免再告鄙意休官尚可少緩而辭職不容不力正與諸人之見相反然又未知今此果能遂此志否累書所喻得所未聞然事已爾無可柰何只得任之耳試後去住如何鄉里雖窮寂然却無閑是非亦可樂也

答李公晦書

別紙或者以為鄉來封贈奏補磨勘之屬皆已引用次對恩數今日不當反有辭避遠近知識所說亦多如此而熹鄙意竊謂前此供職講筵之日帶此職名便合受此恩例今年已罷講職則自不合帶此職名便不合受此恩例前日之受今日之辭彼此一時自不相須設使前日為不當受則今日只有改正納還豈可却因已嘗誤受而終遂其非之理至於所謂已罷講職不當復帶侍從職名則其理

亦甚分明但人不察耳且如侍郎給舍班皆在待制上及其補外則往往止帶論撰職名如近日鄧舍人是也豈可以其在內嘗任侍從差遣而補外亦必待帶侍從職名乎嘗試屏去一切利害之私而平心以觀之則此理瞭然不難知也

與鄭參政劄子

熹竊以仲冬之月陽氣潛萌伏惟參政相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蒙鈞慈還賜手教捧讀感悚不知所言區區之請又復不遂雖荷容庇得免大戾然非素心所望於門下也今復有狀申奏并懇諸公矣此事直自去冬此等時節勞攘至今若使鄙意止爲備禮辭讓亦何苦冒觸天威煩瀆朝聽更使不相樂者得以議其後而終不自已耶寔以從

初不欲虛受已有狀申省甚詳後來既以罪去其無分毫之補可知即是全無義理可受官職其勢不得不辭前此却荷趙公察知此意許以再上當爲開陳若渠更得一兩月不去則此事已定矣不然則及國論未變善類未逐之時冒昧受了今亦無由追悔却是後來過了許多時月入了許多文字說了許多道理下稍却只如此悶默受却則熹雖無狀豈有顏面可見友朋今不得已須至再上以得爲期却望參政力賜主張協贊諸公同爲敷奏謂其所請實出誠意則天意必須可回或恐不欲盡奪即得降一二等却得舊來所帶閣撰熹亦不敢固辭矣況此因熹力辭而改即非責降而可以保庇孤蹤免遭彈射又可以仰全國家退人之禮於事體殊無所傷廟堂何憚而不肯爲

乎如更不蒙留意則是參政略無矜念之意而直付之言  
路之筆端使得肆其詆毀而諉曰我無所預也熹不得請  
即須得罪決於此行若使未然亦不容苟止但自此不復  
敢以告于門下而坐待譴訶之及耳伏惟少垂意焉貼黃  
內事恐只蔭補磨勘兩事須合改正蓋熹去年本是帶職  
貪郎前此一郊中子已叨恩命去年自不合奏請非但不  
應得京官也磨勘則所供考第不知比之庶官月日如何  
恐或不足則亦當鑄改其餘雖不繫利害然得盡削去亦  
一快也熹今年遣人來徃虛費不貲今亦不能復遣初欲  
附遞致懇道龔提幹過門謹此脩敬并致下懷切幸情照  
無由瞻望馳仰良深切幾以時爲國自重熹千萬至禱

與鄭參政劄子

熹山野忼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即蒙當世一二鉅公教  
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貶以辱其門亦庶幾  
得因濟會少有毫髮以自效於當世不意暮年此志不遂  
而又適遭時論大變威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震駭病中  
聞之憤悶鬱結死無路亟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而子  
弟諸生交誨更諫以爲如此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拏  
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亦無足言者今若得因  
病辭官并脫無名之職則與世長辭含笑入地無所恨矣  
伏惟參政矜憐有素切望乘此機會曲賜保全萬一更有  
經撓不遂所懷則熹素心尚在本未能平一旦遇事感觸  
不能自己更以垂死之年自貽投竄之禍亦非參政之所  
欲也抑時事如此有識寒心而參政從容其間未肯身任

其責此亦中外所深疑者而熹猶竊恐高明之有待而發也不知其果然耶其不然耶如其果然則安危之機相去日遠亦不可以少緩矣垂絕之言無復倫次唯此一念炳然如丹伏惟明公念之

與李季章書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此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史院同僚餞別靈芝坐間或誦此言李季章見謂平生亦甚愛此蓋書以見贈予謂如僕乃知此味季章未也胡爲亦愛此耶旣而思之解携之際但有一人衰暮便足令滿坐作惡乃知隱侯之言猶有所未盡也因并書以寄季章以爲如何也

已作前幅送行之處渠未遣行而熹復從渠借人去上謝表方得并令帶去衡陽之訃聞者傷歎况吾人相與之厚耶歸葬之恩可見上意未嘗忘之復書雖未遂恐終不能久沮格也熹前所請封贈蔭補等五事未得指揮不免再申朝廷只得付之有司使以法裁之足矣若不可辭熹亦無固必但衆議論紛紛至今未已熹非固欲如此也幸因見諸公一言及之仍懇鄭丈早得回降付去人歸爲幸此是借人難令又伺候也昨聞宣入試闈今想已出前書所說歸計果如何耶行之昨日過此亦疑久未踐也

與留丞相書

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爲己之學而心竊好之又以爲是乃人之所當爲而力所勉遂委已從事

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爲異以求名也  
旣而閭里後生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  
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爲不同然皆以是  
心至熹不得拒也不謂熹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誑誤  
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詭僞之名詆以不道之法  
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雖欲  
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  
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  
來各以事歸計亦聞知外間風色自不敢復來矣垂問之  
及深感鈞慈風諭保全之意故敢詳布委折昨日李袁州  
過此能言近事又知僥冒獲附下風之義尤竊自慶幸也

答任行甫書

衰病益侵無足言者今有申府公狀及府公手書爲乞保  
明申請休致煩爲投之仍計會申奏一宗文字付之去人  
仍作來年正月押下申發乃佳幕僚二書併以囑之矣又  
此休致文字不知更要錄白繳申脚色之類否案中紙札  
及省部亦應有合用常例悉煩問之此間者已批付幹人  
依例支與幸呼來付之省部者得子細批報爲佳

答任行甫書

休致文字極荷留念所以亟欲得之只爲欲因赴省人帶  
行然亦不敢令到日即設計程未合到須令正月下旬以  
後投之決不至爲州郡之累也今再有書懇文昌及託林  
推言之想必可得也錄白俟檢法看如何若須用即續寄  
去數日來頗有講論之樂恨賢者不聞之也

答任行甫書

熹病愈甚蓋是天意催促休致消息可見悠悠之論殊無所謂府公聞已許開正祭文字而俞建安亦數爲游說又今再與書致懇此中初六七間有人入都須赴此前到此乃佳書中已說託建安及賢者面言幸早留念若難相見只建安言之可也林推書說要錄白文字等今亦有書報之但陳乞狀不欲全体式恐有嫌疑其他建安書中可互見此不能盡布也

答任行甫書

謝事文字極荷留念林推所喻印紙已借人寫須更兩三日方可得即遣人送去且煩爲道鄙意謝之俟遣人別上狀也保官俞宰書中已說但亦恐其難之故不欲直求之

但云託其宛轉而已今果如所料可付一笑所說諸人或恐未升朝或恐亦有所畏不欲更啓口只南劔田右司雖是放罷然屢已經赦罷後又曾磨勸轉官恐或可作已專令吳定往求之今若不是乞兒不肯與瀨子作保然亦煩更問法意如何以狀式觀之但非分司致仕等人自可作也亦已喻幹請人令勿幫正月以後俸錢并煩爲收起券身之屬便中示及也

與任行甫書

坐恐主字之誤

保官久求不得已絕意不求只欲懇州府乞一申省狀又聞府坐移鎮已亟作書賀之并別緘致此懇遣行矣忽得昭武黃衡州書自求作保人之識度相越乃如此不免趕回且發去賀書煩爲投之亦一面遣人去昭武僉圓文字

借印紙來俟到即發去求奏狀內有一書至林推今亦且抽回只券身仍煩取回俟有回便却付來也

與楊子直書

熹一病沈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尚及拜受否也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悞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與項平父書

熹老病死矣無復可言今漫遣人去下致仕文字念公平生故人不可無數字之訣時論一變盡言者得禍求全者得謗利害短長之間亦明者所宜審處也

答張定叟書

熹昧於攝理百病交攻初亦只是常年脚氣而根本已衰不能與病爲敵遂至沈困日甚一日今已無復生全之望亟上掛冠之請矣自惟平生無所肖似雖不及趨拜先忠獻公幕府而荷知遇之意不薄及遊兄伯仲間又以道義德業相期於千載敬夫棄我而先已卅餘年而熹今衰病又如此則亦不得久留矣昨蒙朝廷不棄累加收用訖無補報狼狽而歸方此省愆尚期後效而時論一變中外震駭忠賢斥逐下及韋布蓋近世所無有病中憤悶無聊悲歎累日顧念踈遠言之無益竟不能發一語以效其愚適會疾亟遂姑出此下計庶幾旦夕瞑自有以見兄家父兄平生師友於地下耳此外尚何言哉時事如此有識寒心



默計中外羣公威望隱然忠義明白誰如吾定叟者異時  
扶傾補敗洪濟艱難熹雖瞑目實不能不以此望於門下  
也更願勉思令猷益求彊輔燕居深念恬養本原遠耳目  
之細娛圖國家之大計此又區區所深望也游誠之才力  
可仗不但採荒一事得收置門下異時儘有用處但亦更  
願兼收並蓄更得方正嚴重有餘識遠慮可敬畏者參錯  
其間使勤攻吾闕如崔州平法孝直之於孔明則天下之  
事庶乎其可濟也承喻先正經解寶藏無恙今謹封納其  
間頗有續記所聞處蓋亦疑而未定之詞今固不容輒有  
增損不審尊意以為如何也熹病甚不能作字口占布此  
氣已不相屬矣即此求訣切望俯念愚言千萬自愛至懇  
至懇

答劉李章書

告老得謝固為甚幸而無狀之蹤乃復累及從之方此踈  
踏不能自安忽得來書乃聞其訃尤深痛惜欲寄一書慰  
其子弟不知魯作何差遣來有便幸批報也子壽憂悴殊  
可念近日樓大防又已行遣一時流輩芟夷略盡其勢必  
從頽別尋題目整頓一番聞鄉日湖南所按吏有訴冤於  
朝者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知在晉輔處相  
聚甚善可更勉其收拾身心向裏用力不須向外枉費心  
神非唯無益當此時節更生患害不可知鄉日石刻及今  
所刊三冊勸其且急收藏不可印出鄉後或欲更為此舉  
千萬痛止之也無疑志趣誠實但惜其橫起猜疑自立界  
限不肯鄉上進步書中枉費心力分踈

與黃直卿書

三月八日熹啓人還得書知已至三山一行安樂又知授學次第人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佳深以為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衰病本自略有安意為俞慶遠薦一張醫來用硃砂巴豆等攻之病遂大變此兩日愈甚將恐不可支吾泰兒又遠在千里外諸事無分付處極以為撓然凡百已定只得安之耳異時諸子諸孫切望直卿一一推誠力賜教誨使不大為門戶之羞至祝至祝恩老皆事餘千有許意彼所言禮者上有外家之嫌不可問也禮書今為用之獲之不来亦不濟事無人商量耳可使報之可且就直卿處折衷如向來喪禮詳略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兼舊本今先附案一面整理其他并望參考條例以

次脩成就諸處借來可校作兩樣本行道大小并附去并紙各千番可收也謙之公庶各煩致意不意遂成求訣各希珍重仁卿未行亦為致意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悽黯不具

與陳建寧劄子

伏見本府夏稅小麥秋稅糯米除折錢外並納淨利錢聞之故老本府酒課舊來元係官權至宣政間故御史中丞翁公出鎮鄉邦始以官務煩費收息不多而民以私釀破業陷刑者不勝其衆於是申請罷去官務而會計一年酒課所入除米麥本柄官吏請給之外總計淨利若干均在二稅小麥糯米折錢數內別項送納民間遂得除去酒禁甚以為便但今竊詳淨利二字不見本是酒課之意竊慮

將來官司不知本末或有再權之議欲望台慈詢究本末  
申明省都將淨利二字改作酒息庶幾翁公所以惠于鄉  
邦者垂於永久不勝幸甚

此事曲折舊見妻家尊長說及當時以鄉黨親戚之故  
親見翁公措置此事至今為利中間偶聞官司有再權  
之意因此以此說告之得寢其議然數年以來者舊凋零  
已無知其說者深慮日久無復稽考必有後患伏惟知  
府尚書於姻戚間必嘗知其本末今又屈臨此邦得賜  
台念幸甚幸甚

乞給由子與納稅戶條目

一諸縣舊例每遇二稅起催前期印造由子開具逐戶產  
錢出入及合納稅物逐項數目給付入戶以憑送納近

年諸縣間有都不印給由子致入戶無憑送納或有所  
納過多既成虛費或有少欠些小又被追呼欲乞行下  
約束依例及時印給

一諸縣入戶送納稅物官司交訖合給朱鈔縣鈔即關主  
簿勾銷戶鈔即付入戶執照使入戶免致重疊追呼搔  
擾近年諸縣間有受納錢物不即印鈔即以鈔單給付  
入戶既無官印不可行用及至追呼不為點對勘斷監  
納山谷細民被害尤甚欲乞檢坐勅條行下約束諸縣  
倉庫交到入戶稅物一錢以上須管當日印給朱鈔令  
所納人當官交領不得似前只將鈔單脫賺人戶  
一諸縣受納亦有即印鈔者又不即時關過簿廳已關過  
者主簿又不即時勾銷正簿雖承使府倉庫發下朱鈔

亦是如此怠慢不即勾銷以致縣道妄行追呼人戶雖有執到戶鈔者又不與照應釋放及將鄉司案吏重作行遣却將已納人決捷監繫追胥案吏誅求乞覓至有只欠三五十錢而所費十數千者甚者又遭送獄禁繫勘斷監納人不聊生欲乞檢坐勅條行下約束嚴責主簿須管依限勾銷其催稅官司如有入戶執到戶鈔即仰畫時踈放仍將鄉司案吏重行勘斷

與李彥中帳幹論賑濟劄子

示諭勸分之說足見仁人之心區區所慮蓋亦如此但開

作行遣

中不敢數與外事前日但以船粟盡輸城中鄉落細民無所得食恐有他患不免以書扣府公久未得報未知竟如何但此說又與來諭浦城發米之說正相戾恐不容自有異同竊意莫若邀率鄉里諸長上先次相與合議可行之策使城郭鄉村富民貧民皆無不便然後共以白於當路而施行之蓋此事利害稍廣非一夫之智所能獨決又筆札敷陳未必盡意不若面言之可究底蘊也但此事之行於富民必不能無所不利但以救民之急不得不小有所忍權以濟事若為富民計較太深則恐終無可行之策也告急朝廷丐糶鄰部恐亦不能有補吾鄉在重山復嶺之中朝廷縱有應副不識何路可以運致鄰部唯有廣東船米可到泉福然彼中今年亦早近得福州知識書言之甚

詳此固無可指準就使有之亦如何運得到此浦城之米想亦不能甚多發之無節恐山谷間細民饑餓將復有貽州郡諸司之憂者尤不可不深慮也度今城下惟有兩縣勸分之說須作措置然亦且令愛惜樽節接續長遠乃爲至策若乘快督迫數日之間散盡所畜則無以爲後日之計矣但上戶有米無米之實最爲難知若一槩用產錢高下爲數此最不便顧恐今勢已迫不暇詳細不免只用此法耳若說不拘多少勸諭任其自糶則萬無是理也要須別有一法以核其實乃佳耳浦城之米必不得已可就糶而不可通販蓋就糶猶爲有限而通販則其出無窮必傾此縣而後已凡此數端恐可以裨商論之末故略陳之不知識高明以爲如何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考異

與趙丞相書論桃廟世道消息一作消長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梅庵先生朱公文集卷第三十

書汪張呂劉問答

答汪尚書癸未六月九日

蒙垂諭語錄中可疑處仰見高明擇理之精不勝歎服如  
韓富未嘗同朝王韓拜相先後如所考證蓋無疑矣龜山  
之語或是未嘗深考而所傳聞不能無誤竊謂止以所考  
歲月注其下以示傳疑如何書解三段不類記錄答問之  
言按行狀自有書解恐即解中說也共堯事三經義辨中  
亦云若據經所記即驩堯之罪正坐此堯典所記皆為後  
事起本反復詳考即自見矣典刑兩句絕類王氏殊不可  
曉細推其端即道不可以在一語自莊子中來所以尤  
覺不粹以此知異學決不可與聖學同年而語也明矣龜

山答胡迪功問中一段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爲宗謂之不  
作可也熹亦疑此語如論語老彭之說只以曾子問中言  
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老聃周之  
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  
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  
所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豈所謂三皇五帝之  
書即龜山之意却似習於見聞不以莊老爲非者深所未  
喻也帝舜申之之說亦嘗疑之旣而考其文則此序乃三  
篇之序也皋陶矢厥謨即謂皋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即謂  
大禹謨篇也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也申重也帝舜因皋陶陳九德  
而禹俞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  
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不煩

生意今日不屈於法度之威氣象却殊淺近信乎其非所  
以言舜也謝楊二先生事頃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  
言有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  
透其顛有泚其憤排如此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恐與  
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害蓋世固有入聰明辨博而不  
敏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  
有所聞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  
直指本原始以語錄論語解之屬詳考即可知矣如語解  
中論子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天質粹  
美得之平易觀其立言亦可見妄論僭越良犯不韙然欲  
取正有道不敢自隱其固陋耳乞賜鐫喻可否幸甚幸甚  
至於不居其聖等說則又有所疑亦不敢嘿并以請教不

居其聖若以為謙辭即與得無所得不類今龜山既云非謂謙而引此為比則其意正合矣上蔡於語解好古敏求章亦云其言則不居其意則不讓矣亦此意也形色即是天性非離形色別有天性故以色即是空明之龜山又於語解屢空處云大而化之則形色天性無二致也無物不空矣亦此意也然恐此類皆是借彼以明此非實以為此之理即彼之說也所示王夫去天民大人不可分如大聖神之不可優劣熹竊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立身處大故懸絕故難遙度今且以諸先生之言求之則聖神固不可分橫渠曰聖不可知謂神莊全謬妄又謂有神人一等神大與聖則不可分伊川曰大而化之已與理一人也尚不免差已化者已即尺度天度即已顏子大而化之若化則達於孔子矣橫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

之而已易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知力能強也又曰大人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又曰大樂聖矣化則位更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乎天德矣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又曰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而誰也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於舜之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似此恐未可謂不可分也但其分難見如顏子之未達一間處只是顏子自知耳任妄率爾肆意及此伏惟高明樂與人為善必不罪而終教之區區下情不勝至望

答汪尚書

別紙示及釋氏之說前日正以疑晦未祛故請其說方虞



僭越得罪於左右不意貶損高明與之醅酢如此感戢亡  
已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  
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  
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  
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絀  
絕之也而一十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  
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然則前輩於釋氏  
未能忘懷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則  
豈易以口舌爭哉竊謂但當益進吾學以求所安之是非  
則彼之所以不安於吾儒之學而必求諸釋氏然後安者  
必有可得而言者矣所安之是非旣判則所謂反易天常  
殄滅人類者論之亦可不論亦可固不即此以定取舍也

上蔡所云止觀之說恐亦是借彼脩行之日以明吾進學  
之事若曰彼之參請猶吾所謂致知彼之止觀猶吾所謂  
克己也以其語錄考之其不止觀與克己同塗共轍明  
矣後之好佛者遂撥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爲己援正如孔  
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真慕夷狄明道適  
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豈真欲入叢林  
耶胡文定所以取楞嚴圓覺亦恐是謂於其術中猶有可  
取者非以爲吾儒當取之以資己學也孔子曰攻乎異端  
斯害也已呂博士謂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  
惡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所以自敝而已此言誠有味  
者故熹於釋學雖所未安然未嘗敢公言詆之特以講學  
所由有在於是故前日略扣其端旣蒙垂教復不敢不盡

所懷恐未中理乞賜開示不憚改也更願勿以鄙說示人  
要於有定論而已和戰之說頃嘗蒙面誨及今所示非不  
明白利害較然矣然愚意終未敢安蓋衛君待夫子而為  
政夫子以正名為先以子路之賢尚疑其迂然後夫子極  
言之以為名之不正其禍至於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聖人  
之言萬世之法豈苟然哉惟明人倫達天理知其上際下  
蟠無所不極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後信斯言之果不妄  
也今欲以講和為名而脩自治之實恐非夫子正名為先  
之意內外心迹判為兩途雖使幸而成功亦儒者之所諱  
也況先自處於背盟違命之地而使彼得擅其直以責於  
我內疑上下之心外成讎敵之勢皆非計之得也必以搖  
動為慮則所謂自治者其惟閉關固圉寇至而戰去不窮

追庶可以省息勞費蓄銳待時乎以此自治與夫因機亟  
決電掃風馳者固不同然猶同歸于是其與講和之計不  
可同年而語矣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答汪尚書

甲申十月二十二日

熹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  
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蓋推  
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  
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  
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為說冀或有助萬分而  
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  
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  
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

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  
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爲一事不其  
向上一著與此兩不相關此尹和靖所以有此三事理既  
中一事者破則此患亡矣之說可謂切中其病矣未盡而曾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  
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  
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  
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即是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  
語此以亦太高矣呂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  
憊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儒者爲此學而自謂有悟者雖  
詳者又况俟之而未必不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  
矣餒虛度歲月而悵悵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  
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

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  
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  
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醜醜之際體用渾然雖  
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  
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以言至此亦可謂躍等矣然  
以爲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  
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  
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  
不及者亡以異也窮極幽深過也反蓋大本既立準則自  
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談淫邪道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  
鑒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  
可不懼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如其可取幸少

留意焉既以自任又以是為格非定國之本則斯言之發庶不得罪於君子矣或未中理亦乞明賜誨諭將復思而請益焉固無嫌於聽納之不弘也孤陋寡聞企望之切中國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今慮國事者大抵以審彼已較強弱為言是知夷狄相攻之策而未嘗及中國治夷狄之道也蓋以力言之則彼常強我常弱是無時而可勝不得不和也以德言之則振玉網明五常正朝廷勵風俗皆我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國治夷狄之道而今日所當議也誠能自勵以此則亦何以講和為哉愚之所憂獨恐力既不振德又不脩則曰戰曰和俱無上策耳

悅親有道在於誠身誠身有道在乎明善今和戰殊途兩

宮異論秋防已迫恐設大計蓋由誠身未至自治未力無以取信於親而然耳必欲違令行義以圖事功其勢甚逆而難孰若誠身幾諫以冀感悟其理至順而易哉

答汪尚書

熹不揆愚鄙妄陳管見伏蒙高明垂賜誨答反復玩味欽佩無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經何必它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為如此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為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它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

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  
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  
易必以可儻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  
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如鳥啄食之而殺人  
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  
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又蒙教喻以兩蘇之學不  
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  
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  
不以爲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  
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  
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  
者之學矣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尤

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特取  
令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  
排詆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  
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  
如易說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下者指陳利害而切  
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彈擊且兼論語則東坡之其論見陽貨子由之論彼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其  
智識才辨謀爲氣槩充足以覆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  
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如前注中  
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說尤可笑熹論事實則  
尚權謀如陽貨子西事乃以此樹澤華忘本實貴通達賤論聖人可見其底蘊矣  
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  
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

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者人未盡見故諸老  
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  
為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恣然而無言也  
集中雜說數段為蘇氏發也當時固已慮蓋王氏之學雖  
此矣程氏語錄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樸變其極也陋如薛昂  
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  
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山所論鳧鷖詩乃若蘇氏則  
其辨假以為號耳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秘過  
之其徒如秦觀李薦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  
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為何  
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於縱惡拘檢者已  
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為未必不身為之也

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  
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  
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豪釐之間者雖欲假  
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  
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  
其口而厭其心也狂妄僭率極言至此恐閣下未以為然  
胡不取熹前所陳者數書之說而觀之也以閣下之明秉  
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彼亦將何所遁其情哉  
熹之愚昧么麼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  
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受學之語見於  
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為  
說從遊蓋所尊敬而不為師弟子之辭故范內翰之於二

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熹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誠似太重欲改爲與又似太輕不知別下何字爲當更乞示誨幸甚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爲不同道之比其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爲然否抑康節之學扶摘竊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因論康節及此并以求教

答汪尚書十一月既望

別紙誨誨良荷不鄙自頃致書之後方竊悚懼以俟謹訶

豈意高明不以爲罪而虛受之此真熹所敬服歎慕而不能已者幸甚幸甚然所謂一字之失者若推其所自來究其所終極恐其失不但一字而已更望少留意焉則熹之願也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爲得其實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夫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郊子襄弘也惟是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道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

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  
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誦哉近世攻釋  
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  
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東緇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  
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  
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  
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  
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凌  
躐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  
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  
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  
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

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  
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彼其禍而已其穿鑿附  
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  
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  
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  
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  
豈可以是以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  
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  
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  
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  
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



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  
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  
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  
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  
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  
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  
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  
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階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  
工訶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爲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  
在於是旣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與汪尚書巳丑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

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  
之文矣然旣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  
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  
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  
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  
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  
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  
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申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  
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  
文章而已旣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  
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又蒙喻  
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

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為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近林黃中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記文極論濂字偏旁以為害道尤可駭歎而通書之後次序不倫載蒲宗孟碣銘全文為害又甚以書曉之

度未易入見謀於此別為叙次而刊之恐却不難辨也春陵記文亦不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奈何奈何

答汪尚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閑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區區下懷尤切欣幸第顧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茲為媿懼耳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豪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

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  
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至於體用一原  
顯微無間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  
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  
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即  
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  
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  
得分明則即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  
目之間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  
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爲一書然後可以發明之也  
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又以爲如何太極圖西銘  
近因朋友商確嘗竊私記其說見此抄錄欲以請教未畢

而明仲之僕來索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然頃以示  
伯恭渠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含糊覆冒之久一旦遽欲  
分割晚祈而告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語及前此妄論  
平易蹉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皇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爲  
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  
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  
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  
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  
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  
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  
先察秋豪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  
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

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嘆而欲大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爲必關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爲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爲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皆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

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無知誤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决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汪尚書論家廟

癸巳

熹伏蒙垂問廟制之說熹昨託陳明仲就借古今諸家祭儀正以孤陋寡聞無所質正因欲講求俟其詳備然後請於高明以定其論耳不謂乃蒙下詢使人茫然不知所對然姑以所示兩條考之竊謂至和之制雖若不合於古而實得其意但有所未盡而已政和之制則雖稽於古者或得其數而失其意則多矣蓋古者諸侯五廟所謂二昭二穆者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百世不毀之廟也今世公侯有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

之廟矣故至和四廟特所謂二昭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無太祖之廟其於古制雖若不同而實不害於得其意也又況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禮家又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則是凡立五廟者亦是五世以後始封之君正東向之位然後得備其數非於今日立廟之初便立太祖之廟也政和之制蓋皆不考乎此故二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服絕矣乃苟以備夫五世而祀之於義何所當乎至於大夫三廟說者以為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蓋古者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品秩之數不甚相遠故其制可以如此若今之世

則唯侍從官以上乃可以稱天子之大夫至諸侯之大夫

則州鎮之幕職官而已爾

橫渠先生止為京官而溫公是云官此諸侯之大夫則已貴是

安可以拘於古制而使用一等之禮哉故至和之制專以

天子之大夫為法亦深得制禮之意但其自東宮三少而

上乃得為大夫則疑未盡而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制亦

有所未備焉耳政和之制固未必深考古者天子諸侯之

大夫同為一等之說然其意實近之但自大侍從至陸朝

官並為一法則亦太無隆殺之辨矣蓋官職高下則有古

今之不同但以命數準今品數而論之則禮之等差可得

而定矣然此亦論其得失而已若欲行之則政和之禮行

於今日未之有改凡仕於今日而得立廟者豈得而不用

哉但其所謂廟者制度草略已不能如唐制之盛而況於

古乎此好禮之士所以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然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為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王廟而祭及高祖之驗而來教所疑私家合食之文亦因可見矣但干祿之制它未有可考耳墓祭之禮程氏亦以為古無之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但簡於四時之祭可也凡此皆直據鄙見與其所聞而論之以求教於門下伏惟高明財擇因風還賜一言以決其是非焉則熹不勝幸甚熹又嘗因程氏之說草其祭寢之儀

將以行於私家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未敢輒以拜呈少俟其備當即請教也

答汪尚書

前蒙垂諭廟制率易薦聞未知中否不蒙辨詰殊失所望然若果於台意無疑則亦足自安矣別紙下詢尤見謙德之盛愈下而愈光顧熹之愚不足以有所發耳夫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既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為慮亦未遠易若訪其族親為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為安便而久長哉但貧賤之士則其力或不足以為此或雖為之而彼為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為若為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

彼為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之其祀矣此於義理甚  
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忘  
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使為後者主  
其祭而吾特牲助其饋奠亦何為而不可伏惟高明試一  
思之如有可采願早為之使異時史策書之可以為後世  
法而宋公之事不得專羨於前則區區之深願也愚見如  
此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答汪尚書

伏蒙垂諭祭儀之闕此間前日蓋亦有疑之者熹竊以為  
正廟配食只合用初配一人其再娶及庶母之屬皆各為  
別廟祠之乃於情義兩盡不審台意如何焚黃近世行之  
墓次不知於禮何據昨見欽夫謝魏公贈謚文字卻只云

告廟此與近世所行又不知孰為得失也更乞台諭幸甚  
又見王彥輔塵史記富文忠李文定忌日變服事橫渠理  
窟亦有變服之說但其制度皆不同如熹前日所定則與  
士庶吉服相亂恐不可行不知三家之說當從何者為是  
亦乞批誨當續修正也

與汪尚書

郭子和所辨買宅事元本尚未還納今偶尋不獲別錄一  
本拜納伏乞視至其所辨論不審台意以為如何如其有  
微即合刻之程書本卷之後若其尚在疑信之間則亦不  
必傳也便還乞示一的報幸甚但其所辨侍疾事云有請  
問錄象學說及伊川往來書雖已焚蕩想渠尚及記憶欲  
乞因書試為詢訪或得其大略梗槩當有益於學者而亦

可以證明其說之不妄矣渠說又云譙天授亦黨事後門人熹見胡劉二丈說親見譙公自言識伊川於涪陵約以同居洛中及其至洛則伊川已下世矣問以伊川易學意似不以爲然至考其它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之學者恐未得以門人稱也以此一事及其所著象學文字推之則恐其於程門亦有未純師者不知其所謂卒業者果何事耶凡此皆熹所疑敢并以請得賜開諭幸甚幸甚

與張欽夫別紙

侯子論語抄畢內上其間誤字顯然者已輒爲正之矣但其語時有不瑩豈其不長於文字而然耶抑別有以也頃在豫章見卓卿所傳語錄有尹和靖所稱伊川語云侯師正議論只好隔壁聽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

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踈略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狂妄輒爾輕議前輩可謂不韙然亦講學之一端所不得避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人回却望批誨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

蒙示及答胡虜二書呂氏中庸辨發明親切警悟多矣然有未諭敢條其所以而請於左右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以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熹所以



不能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擊拳。豎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

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不爲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懶。僕不能破絕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爲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

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為不欲其如此耳愚慮及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與張欽夫

先生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未耳下篇同此

是但存之以見議論

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為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

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枯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枯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

矣

與張欽夫

先生自注云此書所論尤乖戾所疑語錄皆非是後自有辨說甚詳

前書所扣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喻乃知尚有認爲兩物之蔽深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言之唯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更望一言垂教幸幸所論龜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亦謂然又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爲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

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更望指誨也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如何如何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摩處也

與張欽夫

昨見共父家問以爲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爲嘗經文

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違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共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為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

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熹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略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盡所言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共父書中幸取而并觀之無恠其詞之太直也

與張欽夫

不先天而開人各困時而立政

胡本天作時欽夫云作天字大害事

愚謂此

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即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豪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獲畱畬之類耳兩先天文同

而意不同先天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  
下言政於文爲協耳

窺聖人之用心

胡本無心字欽夫云著心字亦大害事請深思之

愚謂孟子言堯

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言用心莫亦無害於理否

別紙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  
當有從子從孫之日矣以此爲稱似稍穩當慮偶及此因  
以求教非敢復議改先生之文也與富公及謝帥書全篇  
反復無非義理卒章之言止是直言義理之效感應之常  
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  
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歆動其君而告  
戒之者尤不爲少卷阿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

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答宋惲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爲利

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

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

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

使先生全篇主意專用此說則誠害理矣向所見教同行異情之說於此

亦可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脉文勢似意所據之本爲是先

天二字卷中論之已詳莫無害於理否理既無害文意又

協何爲而不可從也聖人之用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尤見

親切主宰處下文所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心則

其用豈易言哉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精

微曲折蓋有不苟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

子易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人之用處無不是心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聖賢下愚之別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聖人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須知即心即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

與張欽夫論程集改字 二十七日別紙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收錄其它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莫而小人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心輒復條陳以丐指喻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爲文句之間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必改耶熹所論出於已意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

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脉所趨之便除所謂疑當作其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豪髮苟且遷就於其間乃爲盡善惟其不爾故字義迺晦者必承誤彊說而後通如遵誤作尊尊其所聞之類是也語句則關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如尊食祭羹字則不成文之類是也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微之間得無未免於自欺耶且如吾輩秉筆書事唯務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它字使人彊說而後通耶其肯故爲利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耶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不過印本字數稀密不勻不爲觀

美而它無所害然則胡爲而不改也卷子內如此處已悉  
用朱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無可取方執  
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來督  
書不容再閱矣更乞詳之可也所謂不當改者豈謂富謝  
善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所喻沿沂猶子二說又不當改之  
尤者耶以熹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以爲尤當改也  
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  
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已意處便率情奮筆  
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  
輕肆自大之弊況未必盡善乎伊川先生嘗語學者病其  
於已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合及答揚迪  
見集今喜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

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特已不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  
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意亦不可  
得此其爲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已則失其恭敬退讓之  
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  
恐猶有未盡者而絕人之恩姑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  
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然矣老兄試思前聖入太廟每  
事問存齋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  
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爲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  
又爲如何審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知熹  
之所以再三冒瀆貢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已之說勝得已  
而不已者哉熹請復論沿沂猶子之說以實前議夫改沿  
爲沂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爲無力然所以不

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  
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為沿字而以因字尋字循字之屬  
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寬舒必欲改為泝字雖不  
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殊迫急似有彊探力取之弊疑  
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不知沿泝  
之別而有此謬哉蓋古書沿字亦不皆為順流而下之字  
也荀子云及鈇察之注云鈇與沿同備也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祛後  
人之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  
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  
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  
無未盡之意耶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  
世猶或非之況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

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  
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已意之便也然熹又竊料改此  
字者當時之意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  
於武成但後人崇信太過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為失耳  
愚竊以為此字決當從舊尤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  
見泝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其人云沿當作泝  
泝不則云胡本沿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  
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專輒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  
尚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適而無所傷乎猶子之稱  
謂不當改亦所未喻蓋來教但云姪止是相沿稱之而未  
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所  
以庶幾之說是以愚魯未能卒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



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注引左氏姪其  
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為何  
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  
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為  
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為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為不可不  
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  
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  
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  
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先生者皆嘗稱之伊川嘗  
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  
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為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  
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

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若曰

它處不改蓋有不可改者如祭文則有對偶之類是也若以稱姪為非而改之為是

亦當存其舊文而附以新意况本無害理而可遷改之乎

今所改者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正為喪服兄弟之子與

已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

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為親屬之定名哉猶即如也

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歇後

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為親屬之

定名乎若必以為是則自我作古別為一家之俗夫亦孰

能止之似不必強挽前達使之同已以起後世之惑也故

愚於此亦以為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之則請亦

用前例正文作姪注云胡本作則亦可矣春秋序富謝書

其說略具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人行速  
屢來督書不暇及矣若猶以爲疑則亦且注其下云有賦  
其若庶幾讀者既見當時言意之實又不揜後賢刪削之  
功其它亦多類此幸賜詳觀即見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  
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悞後學耳計老兄之意豈異於  
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意瑣細之間不無闊略之處用  
心太剛故於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  
能卒定如熹則淺指遲鈍一生在文義上做窠窟苟所見  
未明實不敢妄爲主宰農馬智專所以於此等處不敢便  
承誨諭而不自知其僭易也伏惟少賜寬假使得盡愚將  
來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共父寄兩本來容更參定箋注求  
教所以欲兩本者蓋欲留得一本儻蒙矜恕不錄其過而  
作底以備後復有所藉考也

留聽焉不勝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

祭說辨訂精審尤猗警發然此二事物亦致疑但見二先  
生皆有隨俗墓祭不害義理之說故不敢輕廢至於節祠  
則又有說蓋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  
自安今人既以此爲重至於是日必具般羞相宴樂而其  
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  
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  
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故前日之意以爲既有  
正祭則存此似亦無害今承誨諭以爲黷而不敬此誠中  
其病然欲遂廢之則恐感時觸物思慕之心又無以自止  
殊覺不易處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況今於此俗節既

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食宴樂隨俗自如殆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必盡廢之然後可又恐初無害於義理而特然廢之不惟徒駭俗聽亦恐不能行遠則是已廢之祭拘於定制不復能舉而燕飲節物漸於流俗有時而自如也此於天理亦豈得為安乎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議亦必有所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饗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又初定儀時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今改用卜日之制尤見聽命於神不敢自專

之意其宅如此脩定處甚多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今所承用者為祭說一篇而祭儀祝文又各為一篇比之昨本稍復精密繕寫上呈乞賜審訂示及幸甚

答張欽夫

所示處文書論天命未契處想尊兄已詳語之然處文之意似欲更令下語雖自度無出尊兄之意外者然不敢不自竭以求教也蓋竊昨聞處文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為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稟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

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  
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  
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于天  
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  
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  
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  
人盡其所以正心脩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  
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耳遺書第八卷  
一段論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  
此甚詳之外而別爲一術以求至乎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  
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  
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爲未足而又假性命之

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但自人  
而言非仁則無自而立故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者正所  
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  
仁與大本各爲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  
深所未喻不知處丈之意竟何如耳知言首章即是說破  
此事其後提撥仁字最爲緊切正恐學者作二本三本看  
了但其間亦有急於曉人而剖析太過略於下學而推說  
太高者此所以或啓今日之弊序文之作推明本意以救  
末流可謂有功於此書而爲幸於學者矣尚何疑之有哉  
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  
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  
爲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

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子討惻隱  
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  
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  
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爲此道者反謂  
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爲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  
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  
此說流行反爲異學所攻重爲吾道之累故因來示得效  
其愚幸爲審其是否而復以求教於彪丈幸甚幸甚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

考異

答汪尚書論蘇氏學紛然一作欽然

訓導何器校

